



休寧縣志卷之七

藝文

制百十二道

奏疏四篇

紀述四十六篇有目錄

題咏八十五首

瘳騰燿曰藝文蓋難言之非特以作者之難工工者之難知也其或才藻之美傾動一時無何而簡斷編殘卒歸於湮沒惜哉惜哉古人勒諸金石有以也然金有時毀石有時泐惟載在史籍者可以



流傳無窮而史所不盡載恃有郡縣志以網羅之
此其大較也休之爲邑舊矣南宋以前詩文無可
考豈工且知之難與抑不免於編殘簡斷而湮沒
與余甚惜焉惜其所不存而其存者寶愛而欲傳
之宜也然是志也自王言而下得朱子道院一記
弁其書其不朽亦可必已列第七

制書

梁將軍忠壯公程靈洗追封廣烈侯誥

寶慶三年

勅忠翼疆濟孚佑廣烈公程嬰裔孫程靈洗古之所謂
鄉先生沒則祭於社而況於禦災捍患功被一方者乎
尸而祝之百世不朽爾少有勇力便騎善游射屢息妖
率眾保境義動南土勳蓋當時歷位儀同錫名忠壯廟
食黠歟光華至今靈貺益昭考覈有實祀以爵秩爰自
茲始歆我茂命尙佑彼民可特封廣烈侯奉勅如右牒
到奉行

封越國公汪華詔

武德四年

詔曰門下汪華往因離亂保據州鄉鎮靜一隅以待寧
晏識機慕化遠送欵誠宐從褒寵授以方牧可使持節
歙宣杭睦婺饒等六州諸軍事歙州刺史上柱國封越
國公食邑三千戶王者施行

散騎常侍程文季男嚮襲封重安縣侯誥

至德元年

勅故散騎常侍前重安縣開國公程文季纂承國緒克
紹家聲每歲出軍雖非元帥啟行爲最致果有聞而覆
喪車徒允從黜削但靈洗之立功捍禦久而見思文季
之埋魂異域有志可憫言念勞舊傷茲廢絕宐存廟食
無使餒而可降封重安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以子嚮

襲封

六州總管府行軍司馬休寧縣侯程富璽書

武德四年

皇帝敬問新除歙宣杭睦婺饒六州總管府行軍司馬
休寧縣開國侯程富卿嘗經離亂備嘗艱險戮力協心
緝寧士庶中達機變遙布欵誠念此誠爲嘉歎朕君臨
四海撫育萬方事資英傑期安兆庶彼藩襟帶統攝不
輕元僚之重故以相授宐善加撫御務立功績使鍾鼎
傳業竹帛流名首冬霜寒比無恙否家門大小想各平
安故遣使往宣旨意仍寄信物以示朕懷

伊川四世孫源授廸功郎制

嘉定十七年

勅故左通直郎崇政殿說書贈朝請大夫直龍圖閣謚
正公程頤四世孫程源朕惟道德性命之旨具載魯論
孟氏之書關洛諸儒講明益備奈何頃歲各欲專門遂
致邇來橫生邪說朕所以悉賜先儒之謚併及張呂之
儔曲阜來歸既尊崇於孔氏元日發制復訪後於伊川
觀之年高廩而奉祀源方強仕遂命以官庶幾感發人
心推明道統俾務躬行之實無爲邪說之歸爾其懋哉
朕意深矣可特授迪功郎

龍圖閣學士程大昌致仕制

紹熙五年

勅引經告老爲神虎掛冠之歸念舊疏榮峻龍馬負圖

之職以優耆德以表高風龍圖閣直學士宣奉大夫提
舉南京鴻慶宮新安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一百戶食實
封一百戶程大昌秉操堅剛著書淵博蚤遊冊府擅溫
厚爾雅之文晚侍儲闈賴直諒多聞之友千年筆橐人
望素隆數路麾符民庸益著高蹈囂塵之表久從香火
之閑年旣及于從心志欲祈于納祿羽翼之資黃綺母
忘伐木之詩丘壑之有臯夔當遂考槃之樂尙祇明渙
式介蕃禧可龍圖閣學士致仕

工部侍郎朱晞顏制

慶元五年

勅貳卿分職有嚴起部之司滿歲積勞爰渙真除之寵

華予從列錫以贊書大中大夫權工部侍郎兼實錄院同脩撰兼知臨安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使充兩浙西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點檢戶部贍軍激賞酒庫休寧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朱晞顏學富而醇氣和以勁外不形於表暴事最久於踐馭有敏識而照幾先有長材而周事劇自擢躋嚴禁之地旋尹治衆大之都專以牧養爲務而獄訟稀不以發擿爲威而姦邪伏莅疇嘉績俾正邇聯仍史觀之纂脩重神臯之委寄方時崇儉豈特貴百工之咸精維爾輝勤庶可令三輔之兼治可依前大中大夫特授守尙書工部侍郎兼實錄院同脩

撰兼知臨安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使充兩浙西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點檢戶部贍軍激賞酒庫封如故

翰林侍講學士朱升誥

皇帝制曰朕聞洙泗集羣聖之大成新安爲文公之闕里先後相望斯文盛昌況新安之有人與前賢而同氏允爲博古通今之士耆年碩望之英是宜備顧問於內庭叅密命於翰苑惟茲華要用寵師儒朱升趨蹌禮法之場超卓傳註之表羣經獨得其趣諸子莫遁其情網羅百家馳騁千古自其潛心積累至于皓首蒼顏用功勤矣朕開基以來歲每徵聘彘彘束帛爲矜式於國中

青青子衿來英才於館下議禮作樂郊廟所資脩已及人國家所尚擢登玉署侍講彤闈鳳池兼掌於絲綸麟史仍叅於筆削天地交泰有資贊翊之功雲漢昭回共致文明之治可授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宐令朱升准此

統軍萬戶程國勝加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在國追封安定侯諡忠愍誥

洪武十一年

皇帝制曰崇德報功國家之常制舍生取義臣子之至情矧當創業之初宐備飭終之典故定遠大將軍輕車都尉統軍萬戶追封安定郡侯程國勝智識明達賦性

梟雄奮跡民間起從征伐破苗軍以定徽歙殲敵兵而收婺源旣乃下嚴州俘長鎗之師畧浙西却張寇之侮說饒州之守將致全都以來歸進克臨川敵無堅壘屢陞帥職佐守洪都山寇底來屬邑按堵膚功迭奏朕甚嘉之夫何僞漢來乘乃能協心主帥且戰且守奮不顧身冒險突圍竟及於難當時雖已賜爵廟食其土今朕撫有四海加恩元功追念同時歿節之臣宐有再命䟽封之寵用表朕意以示勸忠可特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在國追封安定侯賜諡忠愍英靈不昧尙克歆承

贈太子少保諡襄毅誥

成化十六年

皇帝制曰我國家稽古典以優禮大臣生必隆其爵位沒必加之贈諡者所以崇德報功獎勵賢勞也故南京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程信以疏通之才端方之操發身科第給事殿庭兩叅政于雄藩屢奏功于太僕載僉都憲進貳邦刑遂長夏官復兼廷尉體國而懷忠蓋隨事以著聲猷禦北鄙而殫城守之勞撫東方而樹外攘之績靖寇氛于西徼贊機務于南都抱恙經時歸榮故里朕猶冀其復用卿胡遽以長終追念徃勞宐伸卹典茲特贈太子少保諡襄毅嗚呼建功立業生已備歷于

顯庸稽行易名沒可垂光于永世尙膺休命用慰冥靈

贈兵部右侍郎金忠士誥

秦昌元年

皇帝制曰國家褒錄勞臣無問存歿其有旬宣著績安攘奏功而乃用弗醇才年不副志可無顯渥以慰冥靈爾原任巡撫延綏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金忠士命世真儒匡時偉器甫結符而流恩巖邑繼儼直而正色平臺爰歷巡方誕揚風紀暨司藩臬久借戎旃比麾開府以建牙坐懾鯨鯢之膽屢陳師而折馘丕收蒐獮之功固圉策勳佇鋒消于境上鞠躬盡瘁俄星隕于營中式軫朕心宐優國卹茲特贈爾爲兵部右侍郎錫之誥命於

戲宣勞萬里功永鎮乎西陲晉秩貳鄉班遂聯乎北斗
用頒明綍載賁幽局

授福建按察司副使汪康謠誥

崇禎二年黃道周先生作見石齋集

皇帝制曰提七閩以疏疆派江吻海縮士聯而作憲露
戟霜符遊刃若新發之劓驅車於已燠之路允資綱紀
宐播贊書爾福建按察司分巡福寧道副使汪康謠岳
峻宏裁冰貞介守學焉製錦兼璧水絃誦之聲美矣舍
香是倉曹人物之志爾其集枯避苑抗辭則吳水澄波
聚米談兵督運而齊氛掃跡逮夫一麾出守價重熊幡
觀彼八約敷陳清如鶴唳乃至襍被言歸之日蕭然圖

書數卷之風可謂末世由夷彼中渤潁者矣水落石出
業當天日開霽之朝環賜弓招適在甌閩控扼之地尺
箠而驅蛇虎思北門爲我重關九罭之美鱗魴念東人
於爾信處襜帷所駐父老紛迎得諸人告之風謠謂有
憲邦之文武是用覃恩授爾階中憲大夫錫之誥命於
戲稽海作市自昔已然若莽伏戎所在見告爾所治隅
居北路近雖稍幸安瀾而於閩風號上游急則或虞走
險尙賴綏戢永壯長城無使聲名稍損治郡時乃成績
嗣有顯庸欽哉

奏疏

翰林院等衙門簡討等官臣汪偉等謹奏爲遇糴
屢奉明綸徽民獨受隣害一夫作梗萬姓阻饑踏
地有懷號天無路仰祈

皇上垂慈亟拯以續萬命以消盜萌事臣等籍在徽州
介萬山之中地狹人稠耕獲三不瞻一卽豐年亦
仰食江楚十居六七勿論歲饑也天下之民寄命
於農徽民寄命於商而商之通於徽者取道有二
一從饒州鄱浮一從浙省杭嚴皆壤地相隣溪流
一線小舟如葉魚貫尾銜晝夜不息一日米船不

至民有饑色三日不至有餓莩五日不至有晝奪
今連年饑饉待哺於糴如渴待援柰何隣邦肆毒
截河劫商斷絕生路餓死萬計臣等不得不合詞
仰籲

皇仁以急救倒懸也初聞米船過浙錢塘縣遏阻商人
苦累已深訝之乃饒州浮梁縣殆有甚焉先是應
天按臣徐之垣察災傷疏內備述其苦禁米劫商
掠貨情形臣等不勝駭異猶意秋成後當不復爾
近接合郡公書截掠視前更甚鄱陽地方以篋繩
欄河五日一開婪胥吻滿乃放舟子方鼓楫而進

而浮梁縣地方兩岸林莽張挺擲石以待矣喞虎
撐牙將敢誰何名為搶米併貨物攫去稍與爭抗
立死挺下舟亦椎碎商人赴愬于浮梁知縣反聽
胥吏撥置言貧民無活計暫借爾商救度此言一
出惡膽愈壯劫殺遍野渠魁爲之煽聚大猾爲之
窩匿什百成群打廬劫舍不可緝禦總以徼民爲
壑江右撫臣聞之調兵往緝然不弛禁米之令嚴
匿商之法盜終不可熄也我

皇上軫念民饑遏糴嚴綸申飭再三而浮梁敢爲厲禁
且米不糴于浮梁不過商船取道而肆虐至此總

何盛縣志 卷之七
繇胥猾谿壑縣官猫鼠悖 旨不顧誨盜不顧此
其吏治亦所罕見臣等特不欲淡言耳伏乞

聖慈矜憫一郡生靈勅下江浙二省撫按嚴飭有司有
遏糴截商者卽時擒獲庶幾待哺饑民猶有起色
也抑臣更有請焉域分則令難行統隔則民不畏
前應天撫臣張同按臣徐各先後疏請以徽寧道
兼制饒州弭盜通商計無善于此者察九江道兼
制南直池州有例可援不過勅書增數字而小民
蒙福不知幾千萬云統祈勅部速議具覆下令早
申遏糴之禁嚴堵截之條清固害之路俾上而浙

省杭嚴津途無梗饒州浮梁等界卽與疏通庶一
葉安流萬艘畢集徽郡億兆生靈同荷光天之覆
幬矣倘釋此不圖不惟攘奪風起滋蔓難苗且恐
青矛白挺之奸乘間而起則履霜之漸也惟

皇上賜俞一方幸甚臣等曷勝悚息待命之至奉

聖旨據奏錢塘浮梁鄱陽等縣抗 旨遏糴誨奸厲商

殊可痛恨各有司官好生玩肆著兩省撫按官嚴
行申飭務令通商惠民如敢再蹈前轍卽從重叅
來處治 崇禎十六年

吏科給事中臣汪晉徵
題爲請

勅修先賢祠宇崇正學以維風教事臣惟六經之道得
孔孟而大彰孔孟之道得先賢而益著故敦崇聖
道必表彰先賢而正學乃愈明也我

皇上聰明天縱德盛化神尊重

先師典禮自有史冊以來無以復加諸如錄恤周公
之子孫查敘周惇頤之世襲頒給白鹿洞書院之
書額皆所以崇重先儒振興文治臣愚以爲歷代
大儒關係道統之傳者如周惇頤程顥程頤張載

朱熹楊時真德秀許衡陳櫟薛瑄胡居仁羅欽順
顧憲成高攀龍輩以及諸弟子淵源一派或生長
之鄉或游宦之地類皆有力學讀書之所後之人
景慕前徽建爲祠宇設位置田春秋致祀具載各
省通誌班班可考第歲久年湮其有生徒誦習者
堂廡猶然仍舊其無師儒肄業者棟宇或致摧頽
恭值我

皇上聖治日隆文命四敷各省學宮以及孟廟仲廟莫
不煥然一新而歷代大儒祠宇顧猶有傾頽弗飭
揆於

盛世文治之隆豈非所宜亟飭者乎且自古聖賢之
學大而經世治民內而修己正心其餘以及詩歌
文辭皆必資乎誦習而後人材蔚起可以備國家
之用先賢祠宇學人誦習之區也關係教化實非
淺鮮我

皇上聖學淵深猶且

講筵弗輟千古道統統萃於一人是景運方隆正
學昌明之日伏乞

勅各省巡撫督學諸臣查所屬先賢讀書之處動用無
碍錢糧重加修葺着所在官司歲時親臨鼓舞生

儒講習其中清理祭田以資膏火務使真儒輩出
勿得視爲具文於以繼往聖之絕學開萬世之太
平道由此矣如果臣言可採伏乞

睿鑒施行奉

旨該部議奏禮部覆歷代大儒于讀書之所建爲祠宇
有傾頽者理應修葺相應請

勅下各直省督撫學臣查明所屬先賢讀書之所有傾
頽者設法修葺令該地方官鼓舞儒生講習奉

旨依議

戶科掌印給事中臣汪晉徵

題爲

聖心重道日隆先賢表彰有待仰祈

勅議褒錄以全一代之鴻規以垂百世之大典事竊臣

于本月二十二日隨九卿齊集內閣仰瞻我

皇上御謨

至聖先師孔子廟碑

親灑宸翰臣口誦心維其文朗日星雲漢其辭則訓

誥典謨其書法則銀鈎鐵畫玉粹珠圓洵足籠照
古今蘊舍造化以孔子而得此至文實聖道之幸

臣等生際唐虞之世得觀光華復旦之章尤臣等之大幸也總由我

皇上天縱聖明于堯舜孔孟之傳實有心得故尊崇之典有加無已竊思自孔孟以後道學之統至宋周程張朱而始著此四姓五人者名號並懸于天壤之間學問皆徹乎性天之始以故祀典均昭藝林咸頌乃程朱二氏固已久置世襲博士卽周惇頤復蒙我

皇上允憲臣姚締虞之請錄其子孫亦爲博士是四姓五人同功一體而四人者俱承雨露世襲弗替獨

張載一人子孫淪落衰恤未加揆之典章尚覺掛漏按張載係陝西鳳翔府郿縣人學者稱爲橫渠先生其所著正蒙西銘諸書闡往聖之精微作後學之津筏程顥曰西銘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其推重如此且近見我

皇上頒賜先賢書院學達性天扁額周程張朱五人均屬一例則知

聖心藻鑑原無二視伏乞

勅廷臣集議卽行秦撫查其子孫

特賜洪恩得使與周程朱三氏一體恤錄則萬年理學

之所尊崇卽萬世人心之所振起矣如果臣言不
謬伏祈

睿鑒施行奉

旨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禮部等衙門會議覆張載
關中大儒與濂洛並重相應將張載子孫亦照周
程朱例授爲博士

命下行陝撫查張載嫡派宗譜隨查得長房張元福生
張夢熊夢熊生張守先應襲無疑准將張守先授
爲世襲五經博士奉

旨依議

福建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程文彝謹

題爲旱災遙見歲事堪虞請

勅內外直省預備凶荒拯患恤災以回

天心事臣伏見

皇上因亢旱災告齋虔祈禱罪已求言臣備位言路罔
知占驗謹就臆見切實指陳惟

皇上採擇焉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自吳逆變亂毒
我生民將士勞于戍役百姓疲于供應流離死喪
所在都有猶幸連年以來風和雨潤時順物康間
或一郡一邑災荒偶見而內外直省年登大有民

慶更生然而物窮理極天災流行何代蔑有縱使百年無患不可一日不備乃者三春之月風雪雷電多失其宜應在人時雨暘寒燠未協其序非遇凶荒必有疾疫在太平無事之日百姓尚不堪命况茲干戈未息民氣未復瘡痍未起若重以天災加以飢饉財賦何所自出兵餉何所自入此正今日所宜急圖也夫弭災在于未然備患貴于未形災已至而議蠲議救其爲計也疎災未至而議拯議恤其爲備也詳謹按天下財賦半出于東南近來蘇松嘉湖一帶春雨連綿海水漲發漂沒田畝

其地高遠水者一入夏旱又成赤土旣苦旱荒亦苦水荒至若山東河南等省多屬平原曠野不通水道值此久旱轉盼秋成民將何賴古者度其原隰相其高下山川林麓民享其利今郡縣有司專以催科爲務農政水利置若罔聞嗣後應照墾荒例如有疏濬良田修築塘岸勸農有方者令督撫一體舉行以重農務若夫常平一倉爲古今救荒之良法苟不儲之于平日豈能立辦于一時近見在外各官捐米捐銀多以急公議叙何獨常平倉米捐輸者竟寥寥無幾合無令郡縣官首先勸輸

督士民積穀以實之遇有歲荒一面申報上司一面發穀賑濟如不足者許借鄰倉以佐之庶幾有備無患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殃民氣和樂則嘉祥自至天札不生我

皇上洞悉民隱每念新增條例不無過當中外臣民共諒

皇上不得已而用民力之意雖一時不能遽議停止但可稍寬萬一則民均受其福伏請

勅下部院諸臣通行酌議倘可惠民者不惜量爲裁減則普天率土共戴

皇恩豈特弭災禍于一時行將躋仁壽于無疆矣如臣言可採伏乞

睿鑒施行

紀述目錄

新安道院記

朱文公燾

建學記

洪适

古城汪王廟記

鄒補之

減折帛軍布錢記

程秘

建學記

虞集

雙節堂記

朱同

鄉賢祠記

周洪謨

重修二程夫子祠記

程敏政

重造縣廳事記

程敏政

程氏世忠行祠記

程敏政

志序

程敏政

築城記

汪垧

修鳴琴堂記

丁應泰

學田記

丁應泰

重修文廟儒學記

王世貞

志序

宋國華

還古書院記

邵庶

陽山魯公堤記

邵庶

志序

邵庶

曾公去思碑記

葉時新

儒學三峰記

王謠

重建城隍廟記

李喬岱

經野記

汪道昆

竭川富國堤記

金繼震

詠歸草自序

汪康謠

閩讞漫述

汪康謠

與徐按臺

金聲

告邑人送何二尹文

金聲

脩學記

廖騰燧

建復汶溪橋序

廖騰燧

告城隍為民請禱文

廖騰燧

義塚記

廖騰燧

重修閔口橋序

廖騰燧

黃山志序

汪錚

重修海陽書院序

汪錚

葬紀序

黃士埏

葬紀

程文燹

古城山放生潭記

趙吉士

放生潭後記

趙吉士

重建海陽橋記

趙吉士

修學記

汪晉徵

還古書院祀朱文公議

汪晉徵

嚴禁濫舉鄉賓約

倪田玉

金佛山記

邵亮江

重建秋水亭記

金蘭

重建陳定宇先生祠堂記

汪紫滄

重修遺教堂記

廖騰燧

紀述

新安道院記

朱文公

休寧大夫信安祝侯汝玉以書來曰休寧之為邑雖有
 難治之名而吾之為之已再歲矣始也不能不以人言
 為慮中乃意其不然而今則遂有以信其果不然也蓋
 其封域實鄣山之左麓而浙江出焉山峭厲而水清澈
 故稟其氣食其土以有生者其情性習尚不能不邁剛
 而喜鬪然而君子則務以其剛為高行奇節而尤以不
 義為羞故其俗難以力服而可以理勝苟吾之所為者
 出於公論之所是則雖或拂於其私而卒不敢以為非

也是以吾之始至蓋不能無不悅者而今則驩然無與
爲異吾嘗困於事之不勝其繁而今則廓然無事之可
爲也吾將更葺廳事之東叅采賓佐屬詠之什而榜之
以新安道院子能爲我記之則後之君子益知所以爲
治而無吾始者之慮矣予惟汝玉之爲此可以見其政
之成民之服而官曹之無事矣然道之得名正以人所
共由之路而非無事之謂也以汝玉之始至坐於堂皇
之上則左簿書右法律日夜苦心勞力而不得休其或
少暇則又不免衝寒風冒烈日以出入乎阡陌之中而
不敢怠凡所以勸民之善而懲其惡興民之利而除其

害者非有道以行則何以致今日之無事哉顧其名此
乃若專取乎今日之無事而反病前日之厘事爲非道
其無乃出於老子浮屠之謂而汝玉未之思邪抑嘗計
之天下之事雖有動靜勞逸之殊而所謂道者則無彼
此精粗之間汝玉之學固有以知此矣彼其所以喜於
政成之無事而不避異學之謠名豈非方寸之間猶欲
從容於此以淡思前日之已行而益求其所未至卒以
究夫無彼此精粗之間者而大發於功名事業之間乎
予故邦人且汝玉予舊也樂其意爲書本末以示來者
使於此邦之俗賢宰之志尙有考云

休寧縣建學記

洪适

學之名自帝有虞始涉夏商至周而選造棘寄之法大備稽之經傳獨魯泮水鄭鄉校廛傳猶未免子衿之刺三代尙爾況後世乎漢興詔令長擇其民上屬於二千石遣詣太常受業博士弟子員多至千人而名存實亾諸儒但專門教授士之講肄於學官者舍文翁之屬亾稱焉郡尙爾縣可知也本朝大振文治更涉三四世而天下縣始皆得立學蓋黨庠術序之遺意然十室之邑間者闕然不誰何敗屋數椽立先師象廛能行春秋祭菜事庠聲序音泯如也新安領百里者六休寧最大宐

有學而亦無以應令爲見大夫者併肩立莫肯垂意垂意者又病力不足紹興六年南蘭陵陳公尉縣實能以經術文章起人慕心凡邑秀民爭北面講席戶內人滿率坐戶外後至或以無地莫得聽則相與言曰師如是吾等不于學可乎乃度地於縣南以差出錢爲厦屋五十楹殿居中間問荅有堂退息有舍門廡庖溷棖楠井井口體百須無罨不具基於次年春正月成於秋八月又度其贏買書千餘卷陳公日來與諸生論說自堯舜至孔子不脫口一經指畫輒得翰墨畦徑邑故應鄉書士不半百自是常過八百人拔第于庭者踵相躡休寧

之人益以鄉校爲先務早夜絃誦洋洋秩秩有洙泗之風後二十有二年余爲其州邑中彥鄞尉吳偁道校官始末求書其事于石越數日貢士陳篆與其輩行九十有八人紛袍歷階請益堅予學無本原不足以增所聞提舉紀實殆不可固拒嗚呼士之學者非以絺繪章句爲梯祿利也脩其身有以及諸人齊其家有以化于鄉諸君以孝弟之道行於閨門讀聖賢書達則措之事業必有大過人者然後爲一國之善士呻其咕嗶而行如市人吾黨之耻也今編列民不知遜畔折券之說爭錐刀之末以投鉅爲能至不幸有沸鼎之謗諸當以所聞

於師者爲其鄉一洗之陳公名之茂字阜卿今以左承
議郎佐秘書著作

古城汪王廟記

鄒補之

萬安山在隋唐間爲歙州治所舊有城曰故城俗談曰
古城下有市亦曰舊市予按樂史寰宇記歙本禹貢揚
州之域春秋時其地屬吳吳後屬越越爲楚所滅故又
爲楚秦併天下置歙縣漢以隸丹陽郡獻帝建安中歙
帥毛甘屯烏聊山烏聊卽今之州治也吳孫權遣賀齊
平之遂分縣置休陽治靈鳥山後避孫休諱改海陽移
治萬歲山晉平吳改海寧並隸新安郡歷宋梁陳隸丹
陽郡隋平陳置歙州初治黟後移海寧又改海寧爲休
寧大業末靈惠英濟顯靈王以海內儆擾起義閭里保

有歙宦杭睦饒婺等六州實寓治茲土唐武德間歸義封越國公授歙州刺史持節都督六州諸軍事而歙又爲都督府治所貞觀初罷都督後爲州天寶十三年移休寧於邑西十三里卽今治也皇朝宣政間盜發鄰壤擅穢波及始改歙爲徽而萬歲山以語近指斥故更爲萬安焉人傑地靈神所憑依雖將百世祀可也王後歸朝薨長安歸葬於績溪之登源後世卽葬所祀之威靈日著封綸狎至祥符二年封靈惠公政和二年賜廟號忠顯七年進封英濟王宣和加顯靈至今宣歙間民十姓九汪往往皆其裔胄也祠祀殆幾徧諸邑矣休寧舊無祠前令吳君端智始卽縣東山祠之然猶未廣也儼城以王所依憑威靈萃輯祠祀弗虔道人吳智誠始斥大而加新之中嚴像設翼以城隍五顯之神經始於乾道壬辰鳩工於淳熙己亥土木壯麗丹雘聖飾金碧相輝過其下者睚眦驚駭嘆所未有屬予問公事外郊飯山中智誠礮石請記刻之予因嘆今之官府每有所營建動畏有擾阻隔廢去寧坐敗楹朽棟之下若將壓焉弗顧也爾智誠無祿無官無賦於民徒以蔬糲苦行於檀施信嚮用能張空拳成就如許事且又日養數十指朝鐘暮鼓無以異於浮屠老氏之宮亦足以知智誠之

裕於幹也故為疏其顛尾立以慰其志云

休寧縣減折帛軍布錢記

程一珙

寧宗皇帝御宇三十一年恭儉慈仁載籍亾古一衣不
 輕易一履不易棄宮無繕治之斤苑絕遊畋之轍用能
 國計充贍易以予民如蠲兩浙之丁錢免江西之准絹
 昌化之去酒征休寧之捐帛直寬租弛賦歲不絕書故
 人和天佑玉燭歲調三紀化成廩廩乎成周大和之盛
 一旦天關開劃趣駕帝庭八荒同號天為雨泪嗚呼是
 起一旦暮一政治之所能致哉臣於是時實職議謚秉
 直書請謚恭仁垂之萬葉厥為信史初唐行兩稅法至
 昭宗時楊行密據江淮逐新安刺史裴樞而使其偽將

陶雅代之雅武夫暴增民賦以奉行密大率爲田一畝歲收一石五斗而夏秋所輸則已不啻三斗矣東巖西池南衢北宣皆四隣也而賦役輕重則若天壤焉明初均正五代方鎮割據增賦之弊謂歛爲特重乃令稅絹僅重八兩或十兩至他郡則十二兩也折帛則六千他郡則八千也迨紹興十八年江東折帛悉減爲六千而歛獨如舊乾道五年議臣有言折帛之直以折絹定價今匹估六千而徽州則減平着令絹止十兩今亦同上價無乃困歛民乎因循百年此議尙格又有軍布衫者亦行密時以塩七斤半易布一疋其後產塩之州悉歸于國無塩以給直令白輸每稅錢一貫科布三疋六寸時布直甚廉每疋令輸錢三百六十其後布益貴仍令輸本色則民愈困矣今亦免征本色疋價如舊嗚呼米粟布縷古不三征今用其十矣又重折焉民胡以堪命哉天矜此民臺臣芻言之帝用惻然亟下民曹下之漕臣陳宗仁提舉常平臣史定之分遣其屬覈實于縣休寧令臣任良弼身被其害也剖析精詳以上民曹又幸民曹燭其幽隱也備其疾狀以徹朝省惟廟堂以損上益下爲心也卽以聞于上上亟可之帛之疋遂損二千布之疋止輸三百五十沉痛百年去不崇朝而又黎陽

一鄉猶困重賦今亦跡休寧取焉廣谷大川感恩至泣
老子浮屠之館禱福報恩累月不巳是役也臺臣開之
使者直之版曹不抑廟堂不拂遂得以達于四聰事之
顛末顯白若是記者不知率垂其實邑人不遑復請臣
記之

休寧縣建學記

虞集

新安之休寧實鄣山之左麓而浙江出焉山峭厲而水
清激人生其間稟其氣而食其土其情性習尚不能不
過剛而喜鬪此吾朱夫子之言也然其細人不可以力
服而可以理勝其君子高行奇節而尤以不義爲羞然
則亦善用其剛者哉其縣吳所置歷晉宋齊梁陳隋其
邑名治所雖時有小改易不過百十里間定爲休寧至
於今六百餘年其爲學也邑人之言曰故宋慶曆時詔
天下郡縣立學休寧卽其治之東街爲屋數間以奉先
聖先師之祀紹興丙辰縣尉錫山陳君之茂以從學者

衆庠舍不能容遷學於縣南門之左二十二年郡守番陽洪君适爲之記淳熙戊戌縣主簿傅公本脩之邑人吳文肅公儼爲之記又三十年縣令毗陵張抃又脩之邑人端明殿學士程公秘爲之記淳祐壬寅端明更作大成殿而自爲記及歸國朝皆因之至元二十九年則閱歲五十矣廉訪分司茂公關山謁廟邑士朱震雷請出私財重建記之者行省檢校官杜與可題其碑端者翰林學士涿郡盧公摯也自是至於至正五年則又五十四年矣縣每脩學取財於儒家煩費於吏手而學舍之頽圯自如也是年三月吳興唐子華爲邑令始至謁廟而觀於學凜然職思其憂延邑士之老人承直郎建康路判官致仕汪君與元等升堂爲席坐而語焉謀所以新其學者畧計其財木工費則皆曰此不過前數十年繕完之費耳行之有道用無旁落作之有法工有成能則雖數十年可也分任而歡趨之起手於六月告成於十月亦可謂敏也已矣大成殿有先聖先師之像配享皆在焉殿之門有列戟兩廡有從祀之位國之定制不可踰也因地之勢而加廣因材之良而加崇梁柱棟宇可以加壯門墉牆甃可以加堅是則可爲也講堂可以稱其大齋舍可以列其多庖廩几舍足以備用奐然

一新旁近郡邑觀者以爲莫能及也歲未盡一月學之
士友告諸邑大夫使其學者趙沔來徵記新安吾朱子
父母之邦其亦難於言乎然竊於朱子剛之一言有感
焉夫剛出於氣質者固有所偏勝矣其君子之爲剛也
以不義爲羞則能無爲其所不爲矣羞惡之心發見也
細人之可以理服者是知理之所在矣是非之心發見
也此天理之不可掩者也知反求其所稟於天以懲創
其所感於物者而是剛也有足以成其爲善者矣剛有
善惡柔亦如之柔之順從或近於爲善然又恐其惡沉
溺淪陷不足以自拔及其爲善又恐有纏繞昧溺不能

大有所發明是可憂也若剛之惡固有過暴之害以其
介之屬陽明也一日或有以自反不可禦也則其爲善
者健決而果敢無復顧慮於其間有以自信而速化也
剛其可少哉是故與其得柔順而爲善不力者不如剛
勇足以自勝之爲快也夫行諸官府者治也施諸學校
者教也教行治亦行矣令之致意於學者如此亦知所
以化其剛者乎我義有所不爲我理有所必當而氣質
之剛何所施也吾聞之也無欲則不屈於物不屈於物
則安有不從吾治教者哉崇山幽谷之間豈無得諸父
兄者尊所聞行所知修諸身以教其鄉里必有可爲法

於當世者出焉所謂高節卓行抑又其次也蓋亦盡其老成而問焉取其俊秀而達焉誠得一二士以報天子令之爲學誠非他縣之所能及者矣昔之千人與貢者何足多哉今起家文學晚而臨民有清才逸思觀於風雲之變化以致其性情之發揮新學之建下車之始事也故具道其風俗之舊述其先賢之論而告之三年有成凡爲令者必來取法矣簿明理溥化名家予以善佐其令聞故并書之

雙節堂記

朱 同

雙節者何馬可道夫婦俱歿於節也堂者何子所構以祀其親也其俱歿於節者何可道受元命宰新安之休邑強圉作噩一旦而國朝兵至欲禦則無兵欲避則不可乃攜家求援隣郡兵繼至被擒不屈而歿配亦義不受辱而俱歿焉國君歿社稷大夫歿衆士歿制今可道不歿於官而歿他所其謂之雙節何歿於官者理之經也知其徒歿無補而求援以爲後圖者斯事之權也圖不遂志經不濟權而後歿焉始知前之不歿者爲公家計而非爲身謀也然則後之不歿於官者亦假是以藉

口可乎曰使後就摘而不死則李陵衛律之罪不可掩矣唯其不屈而死然後可得而知也臣子於君父之患苟有可以救之者鄙猥汙下之不辭不求名之彰而唯其心之盡是以事之跡雖不同要其心則同歸於忠而已殷之三仁是也可道之先何定西王某之後也子爲誰德稱其字良其名也春秋祭祀以時思之人子之常事也其以雙節名堂何良以其考妣俱死於節義史未有傳世未有聞恐卒泯滅而無以暴白於後也故因祭於堂而以是名之旣名堂矣而又記之何傳有之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故必求當世能文之士記而傳之以取信於後也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子之事也堂之地何新安烏聊山之麓也記之者誰里人朱同也

鄉賢祠記

周洪謨

南畿諸郡縣學皆有鄉賢祠惟休寧缺成化壬寅秋縣尹歐陽旦承巡按御史婁君檄文創設祠宇以祀歷代之有德善者既畢功乃寓書於予求爲之記所祠凡二十人謹按唐宋元史及郡縣志以述其德善梗概唐御史中丞歙州都知兵馬使程公湮英敏強毅保障鄉里宋龍圖閣待制查公道孝事父母仁及宗族尚書屯田郎中曹公矩孝感芝生詔旌宅里龍圖閣待制贈少師洪公中孚秉身剛正不畏強禦敷文閣學士贈少保金忠肅公安節孝友忠直全名高節南京畱守贈徽猷閣

待制凌公唐佐相難爲國忠節凜然吏部尚書贈少師
程文簡公大昌好學博古政績顯著柳塘先生汪公莘
履行素高邁世不怨廣南西路安撫吳文肅公傲志氣
軒特忠義果斷同知樞密院事贈資政殿大學士程正
惠公卓守郡有德民爲立祠工部侍郎贈宣奉大夫朱
公晞顏至性友愛仕多惠政端明殿學士贈少師程公
珙才華無敵治最有聞勿齋先生程公若庸累主師席
克成士類元定宇先生陳公櫟發明理學有功朱氏道
川先生倪公士毅潛心求道訓釋格言建德路判官兼
義兵萬戶吳公訥負才倜儻迭有戰功我國朝贈開國
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安定侯程忠愍公
國勝累破群賊爲國歿難東山先生趙公汭沉潛理學
講明聖經翰林侍講學士朱公升啟迪後進贊襄聖謨
兵部尚書太子少保程襄毅公信操履端方才能茂著
咸奉旨建祠附于文廟春秋以時饗之是諸君子出處
雖不同而或篤孝友或竭忠盡或慎操履或建功業或
迪後學或澤黎庶是宜後人仰慕而崇奉之也雖然仰
慕而崇奉之者固見其賢賢之良心孰若師其人乎苟
師其人是效是則將見可以繼前休而並垂耀矣使徒
祠之而不能師焉則雖日陳籩簋亦何所益哉因併書

此以告其後之君子

縣學重修二程夫子祠記

程敏政

走少於程氏譜中得雲峰胡氏所爲兩夫子祠記讀之
卽慨然有起法之志而力未能也成化壬寅春旣除先
襄毅公之服因發書以告巡按侍御上饒婁公婁復書
許之然切懼空言無益于事實乃考訂兩夫子家世南
北遷徙之詳以授教諭莆田楊公元俾與諸生吳超孫
兆輝等上之縣時安成歐陽君方受上命來爲令諸務
未遑獨以爲興道善俗之首事旣上之府府上之行臺
行臺遂以公移下郡縣修復之歐陽君之得請也與走
躬相地于大成殿東得鄉賢祠遺址稍斥之廣五丈有

奇長如廣之數而倍其半庀材召工擇縣之殷碩者四人蘇文玘夏文淮等俾與耆老日監蒞之諸人者能嚮風承德節縮浮費以畢力于公家中爲兩夫子專祠四楹又別爲遺愛堂列祀宋丞相呂公大防而下又別爲鄉賢堂列祀唐御史中丞程公灃而下榜其門曰企德像主之制龕座之飾旣堅旣好靡一不具肇工于六月十七日訖工于冬十二月二十四日歐陽君率僚屬暨師生行釋菜禮告成衣冠父老遠近畢集以爲希闊盛事復見于今咸舉手相慶走惟兩夫子倡明斯道于河洛之間從遊之士比隆鄒魯然獨龜山楊氏以江南諸生號稱高弟兩夫子嘗送之歸而有道南之嘆蓋龜山三傳得文公朱子于吾郡之婺源則兩夫子道學淵源之盛在新安久矣據程氏譜兩夫子之先本梁將軍忠壯公靈洗之裔見于歐陽文忠公碑至宋南渡而伊川先生子孫悉居池州一遷休寧休寧陪郭之程互嘗繼絕馬光祖守建康立明道書院又擇于池州房使奉明道之祀當時錄蔭之制牒繼絕之公移文公草廬諸賢之書札題識具存則兩夫子流裔承傳之真在新安亦久矣夫爲士者誦遺書而不知其師爲後者奉墜緒而不知其師是雖典籍滅裂于回祿之餘人物銷鑠于兵

革之後而亦不考之過也今廟貌有嚴俎豆載興仰焉
臨之以宣聖之尊俯焉重之以諸賢之侑凡生于斯學
于斯宦于斯者可不以兩夫子之道敬自勉乎敬勉之
而有得焉則庶幾新安之名重有聞于天下而此祠爲
不徒立也已雖然是舉也非婁公心至於上非歐陽君
力任於下則亦不能相須而成者是不可不記之以
告後來婁公名謙與走同舉丙戌進士最有志于正學
秦上勅董學政于江南所至以表章先哲爲心足占其
所養歐陽君名旦辛丑進士以春秋魁鄉試及禮闈蓋
通經學古之士故爲政知所先務如此

重造休寧縣廳事記

程敏政

休寧縣廳事肇造于丁酉之歲後十二年戊申始建元
洪武迨弘治壬子則一百十有六年其敝甚矣當事者
幾爲蒿目乃請之于朝而復作未完而三山李公以丙
辰秋至踰歲而完焉以予縣人屬記其成初李公之來
見廳事起而未之飾也廳後之正已堂欹未整也儀門
未脩也門之外有東廊而西獨闕堂後之東北有秋水
亭故址荒塞不治也則喟然曰以是壯縣而舉諸役何
有乃若未遑焉者弗爲耳爰注于心日規措之凡所需
丹堊鉛黃以暨木石輒筦之屬不兩月而川委雲集度

可舉事則庀匠氏備庶工繪廳事豎正巳堂各八楹葺
廳事之東西廂若庫各十有六楹儀門屋八楹西廊踵
興與東相媲美三十四楹作亭故址畚土濬池仍宋額曰
秋水以虞政暇而休焉由是環其治所欹者正闕者增
高者輦飛密者鱗次蔚然而彩張岌然而鼎峙勞不及
民費不勤官百年之廢復于一旦非李公之才充惠孚
誠不足致此予考縣志休寧境餘二百里戶口十七萬
有奇殆倍古子男之國而堂宇頽焉弗之理豈所以云
出政蒞民之重哉惟丁酉首事爲六安徐公弼丞也門
之葺爲山陰杜公貫道正巳之扁爲雷陽周公德成秋

水亭之立爲宋丹陽葛公勝仲而壬子之請爲清苑高
公忠皆令也以肇以繼雖出前令而李公實成其終底
丕績焉後之人可弗思乎登堂則因巳之享而思民之
失業退食則因巳之佚而思民之作勞憇亭則因巳之
樂而思古遺愛之在民者求與之齊焉如此則斯役之
成庶于政乎有益非徒以準時制備職守而已李公名
華字文暉成化壬辰進士歷知秀水錢塘二縣以績最
膺召拜監察御史賢聲翕然乃坐事謫武平衛幕未始
以夷險介意其治休寧靖慎廉平視民如子規措所成
乃緒餘之一二非能盡其所展布也起而司專城佐藩

泉入臺省蓋有日焉而愛尤在于休寧不可以無紀公
垂意學宮嘗斥僧地爲講堂鄉賢祠及易齊川藍渡二
橋以石皆力任之不沮予每稱其仁者之勇茲不盡述
凡僚吏及耆民之與有勞者附名石陰

率口程氏世忠行祠記

程敏政

世忠行祠者我率口程氏所建以奉先世祖梁將軍忠
壯公而又上推其原以及晉新安太守府君下泝其流
以逮其始遷祖二三宣議府君者也太守府君諱元譚
當永嘉之亂來爲郡實有安集選定功賜第郡之篁墩
子孫家焉十二傳至忠壯公諱靈洗值侯景之變復起
鄉兵捍賊沒而爲紳歷代嚴祀之號其廟曰世忠亂系
蕃昌居他姓什九其別居率口則自宣議府君諱敦臨
者始宣議上距忠壯二十有四世自其先業嘗一遷新
屯再遷充山辰止靡常衆心弗寧乃卜宅於率水之上

居焉當宋之季業以復振稅之以石計者三百餘爰立
師以廸嗣人植產以贍先墓蔚然碩宗與篁墩相高其
卒也子孫相與割田置守專祠於齊祈僧舍蓋宣議四
傳有孫二十有二人其爲教諭曰一夔舉鄉貢者曰夢
麟曰應龍號經畚者曰一麟中省元者曰一震夢麟嘗
本伊川家法立宗會鄉先生弘齋曹公實序之而祠事
未啟也應龍子勝才勝國時起經術至玉山縣尹一麟
四世孫重陽洪武初舉孝廉爲西安府判由是率口之
程益顯迺正統丁卯春一夔五世孫道和一震五世孫
玩遂倡族人立世忠祠爲正堂四楹東西廡八楹門屋
四楹前瞰石溪右臨水渠妥靈合族於是爲稱然子孫
日多祠日隘成化丙午冬道和之弟春和玩之子鉢復
倡族人增創寢室四楹廣廈迴廊虹貫鈎連周垣相繚
肩鑰惟謹每月正元日奉三祖之像於堂奠獻禮成長
幼叙拜飲福而罷又以元夕前二日爲忠壯始生之辰
製花燈以樂神凡五日其供祀也有田其受成也有次
其散賑也有規行之四十年而祠亦再新矣春和從孫
交傑與重陽立孫祖瑗皆好學勇於義始相與其事請
書之予於率口之程實同所自出嘗伏拜祠下會其族
人不下六千指蓋其處者多良士歸者多貞媛能不以

貴富爲豐嗇而以禮義爲盛衰故其平居往往知敬先睦族亢宗起廢之爲功有如此者嗚呼世之人華其居室臺榭之奉以示觀美或罄力於老子佛氏之宮以徼冥福顧於其身之所從出者漫焉弗之省則吾於率口之族嘉美太息爲之執筆不能已者豈獨水木本源之私哉繼自今始凡有事祠下者仰祖烈之如在撫先業之益克思以繩武爲志而大振其世風俾有見於輪奐豆登之外宗工鉅儒且將有不一之書擬其後矣詩云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故記之而竊有告焉

縣志序

弘治四年

程敏政

安成歐陽君以成化辛五來知休寧縣事明年春以縣志爲屬會予服闋將還朝弗克成也嗣是而供奉承明之庭偃僂顧問之側凡幾歷星霜乙巳秋掇拾而成焉蓋書之爲圖者一爲志者十有八文之附者十有六詩之附者四總之爲卷三十有八君得之又大加蒐輯而校刻之刻成以監察御史膺內召備天子股肱耳目臣書雖就緒而其間字之譌者未整也乃復以摹本來俾有所是正而後印布焉戊申冬予以斥歸田君亦出按于蜀庚戌秋則又以書抵予與繼知縣事中山張君請

卒其事值予病中不能執筆明年夏疾少間而張君復有臺憲之徵始緝繹舊本則見考讐詳覈魚魯無訛因以知張君嘗以暇日重加校閱可傳矣乃爲之序曰古者地理有圖有志蓋周官職方氏與小史外史所掌而道以詔王者非徒以飾吏事廣人之見聞而已計田賦而知公歛之厚薄因物產而知民生之豐儉察宦迹而知吏治之得失按人物而知士習之浮雅俗尚之澆淳其於政乎繫焉若此其大且要也休寧徽屬縣之一其境據鄣山之麓而浙源之水出焉在前代嘗爲郡治又嘗析其境爲縣者三曰黎陽歸德婺源自後郡徙治歛厥後省黎陽歸德來入則是縣也故郡境也且民風土俗見于朱子所記新安道院者今二百年道化之所漸其人當益醇更代以來徽爲畿郡其人素剛而尚義適鍾乎山峭厲水清激之氣焉況被聖治之澤久且先其俗當益美則所謂圖志者可取足故常而漫弗之省哉然予於是竊有感焉自丑抵亥十有一年矣歐陽君之惠政如昨日而張君當績成就名雖應銜車之徵膺璽書之命猶且時取是編而繼圖之傳無遺憾則天下之事無巨細緩急類不易成如此顧以病夫退士於賢令君何能爲役而獲挂其名於圖牒之上分尺寸之功獨

休寧縣志 卷之七
非幸與歐陽君名旦字子相辛丑進士張君名錚字汝
器甲辰進士是爲序

築城記

汪 垣

維休寧隸徽郡方六七十里而近東通江淞南當閩廣
西接湖湘寔爲東南名區望縣有城郭宮室計九里有
奇歷更朝代無復存矣然以居僻巖險地屬畿服時際
承平亦莫思城爲者嘉靖壬子延平三泉林公以名進
士出宰休寧士獲馮翼民荷庇覆越乙卯奏最北上時
倭夷稱亂三吳逾久秋初敗衄長軀郡境斯民洵懼逃
竄弗遑寇退父老相圖植城奔告臺府咸以戎馬蕃滋
帑藏空匱矧苦營造供億無從仲冬公考署上上得命
還治士民遮道列其事公瞿然軫念以爲已任於是謀

慮孔周咨諏以博舒睇郊原邊步林莽引繩墨立表畫
基毋毀關市毋拆居廬毋侵墳墓沿廻十里計一千七
百餘丈凡議遠近揣厚薄程版幹屬畚築約書胥吏延
名富民量貲禮勸署號授功僉子來分任罔或後期鳩
材集衆各任役公以與議稅市廛間架補助勞者肇於
丙辰孟春迨仲夏周遭環繞高及尋丈公應召成行題
榜獎義申明復其調庸請節推湘陰李公董正竣事侍
御會稽陶公領郡行部巡歷賞賚周彰進士上虞潘公
繼公宰縣開塹樹堤保衛彌固其城墉高厚胥二丈五
尺河堤深濶如之方關七門東曰萬寧南曰玉寧西曰

齊寧北曰蘿寧西北曰忠孝東南曰鍾秀西南曰啟賢
門上有樓河上有橋咸揭標題以麗巨觀粉堞數千望
之巘巘奕奕而將將焉君子登臨而賞嘆曰壯哉縣也
林公之功不延及百世也乎邑之黎老旣乃立祠報祀
復伐石紀功司尉汪億邑民程敷道金臘汪宇等謀於
家嚴封君屬余小子載筆余敬申之曰善下者防於
未形善役民者勞而不怨三吳全盛之地一遭倭夷沿
海踐蹂獨有城邑治賴以無恙休僻萬山素號安土蠢
茲餘孽卒爾震動城其可以已乎三吳之事可鑒矣余
往昔在閩常築福清惠安長樂三城雖暮月而就帑藏

休寧縣志 卷之七
幾虛休城延袤壯偉若此盡取給于民民且樂之孰不以爲休民易以義集而不知公鼓舞勸導凡以因民之心也故未形之治功莫大焉惠心之政德莫加焉公行且膺臚仕握樞要保無虞之治廣因心之化以隆無疆惟休之業將垂竹帛而銘鼎彝如公者獨休乎哉獨斯城乎哉敢書以俟

重修鳴琴堂記

丁應泰

余以癸未捧檄來休寧奉大夫人與俱休寧以饒傾南州衙舍獨坐湫隘歲久且就圯余計有以新之請於太夫人太夫人曰嘻吾視若於此猶若視百姓於此始得及於初政何可以勞元元事宴息姑待之又明年值上計京師竣事余獨以輕車還邑歲在丙戌春淫夏潦爲患舍弊漏甚矣毋寧以斲勞而廢永佚計無以待也于是鳩工程物撤舊易新捐俸金若干緡佐之民間悉無所預踰月而畢事復得以板輿迎太夫人居焉大夫人曰嘻吾視若於此猶若視百姓於此始得及於報政遂

亟從事而享寧居孺子勉矣不佞唯唯謝謹受教已扁其廳事曰鳴琴堂客或過而疑之昔單父以畫一平民鳴琴而無所事事聞者以爲嘉樂君侯雅易平治而薄循良迺今戴星出入日不暇給視不下堂而治者遠矣安所事琴德茂也疇爲不齊氏哉余聞之大舜彈五絃而天下治南風之歌自虞廷始故天下一邑之積也一邑天下之推也治天下可運於掌上而況國邑乎吾晨省太夫人戴星而出蚩蚩有衆紛然接吾前也疇非吾胞與中也其以解慍來者憂愁而鳴吾琴命之曰搯其以阜財來者和樂而鳴吾琴命之曰暢徵韶角韶毋斯須去吾身及其昏也戴星而入定輒問所平反刑獄幾何所會計錢穀幾何不佞之跪而對也猶之乎蚩蚩衆也外則堂皇內則子舍務孳孳得民和琴德具矣堂以鳴琴不亦宜乎未也堂以內室家在焉好合旣翁如鼓瑟琴言兄弟妻子之和也而父母其順之矣故家道和則親心豫縣道和則治理舉君陳之孝友施于有政君子之教國不出家而成者皆是物耳禮不云玉帛而樂無所將鐘鼓豈必具軫絃徽越一唱三嘆而後成操哉不佞受成太夫人循理而治何敢望單父藉得莞爾而試絃歌不佞幸矣客謂善因勒之石爲記以告後之嗣

余居者

學田記

丁應泰

學者何以教士也學而田者何以養士於教也孔子發
王道於冉有庶矣富矣而後教加焉今養於既教之後
則豈其謂無恒產有恒心惟士之能則治生之不暇且
暇治禮義乎哉國家設庠序之士既廩其雋者已增廣
之而諸弟子員附焉凡什倍於廩士使士之託於上爲
非禮饑餓土地又安所用耻乎方其咕嗶歲月朔望朝
聖人而屹屹然困於俯仰之累葬匍匐衾紼婚者拮据
羔鴈也曰吾何以專工講業居然於四民之上而計其
奉不農工若哉此所以學此學所以田也余不佞旣領

海陽海陽以饒傾南輔月旦與諸弟子設俎豆言詩書其庶乎退而詢其私則患屢空者衆而饒獨在閩右家士無與也屬定長歲賦民苦是役久矣余排衆議更之乃官自爲箕歛上度支縮其浮費五百金有奇田焉會市豪沒公田欺課稅勾出之得三百金市廛地悉歸諸學余上其事於府於御史臺悉報可官有常賦地有常入歲以急事之急者而室而家而火且土也又爲之膏油於誦讀飲食於期會使賴藉膠舍間則貧者士不常而稽古與有力者矣是田也凡幾區共若干畝地凡幾區共若干畝詳悉具碑陰乃記其大畧若此且與諸博士一二弟子守之而告夫後余令者

重脩文廟儒學記

王世貞

自三代以還天下有學而無祀所謂庠序校以至泮宮
辟雍之類諸博士弟子以歲時講脩詩書禮樂射御之
文極而至於邦君大夫於此聽政受馘而吾夫子肇明
六經之道如日麗天天下則而儀之爲天下君者追而
顯之然至讀魯相農廟碑則吾夫子之鄉其祀罷典守
尙有所未備何況其他哉自是而後吾夫子之祀事日
益舉而古之所謂學者乃不盡麗於其宮是故天下多
有祀而無學至宋而稍稍合之休寧僻在萬山中其人
始愿而朴亦至宋而隆俎豆之事人才乘之以出霞蒸

焱奮爲黼黻然而宋之所建與元若明之所脩其學宮俱隘陋弗稱又屬歲月久亾所不傾圮於是邑之賢士大夫侍御胡君居恒竊嘆謂不穀之治蒲也有成模矣吾休寧於東南最稱鉅邑其戶口之蕃庶居室之宏敞不在三吳下行賈徧于郡國而廩篋之藏麾之梵苑叢林而亾所靳顧于吾夫子之宮與儒學乃若任其廢而弗爲之所且吾儕幸而得與聞斯道以備世用乏而本之弗思人其謂我何屬郡太守徐君司理舒君以行部至其邦顧瞻之際慨然興懷時邑令陳侯仰承而身任之損月奉若干緡以倡諸吏民漸有應者於是謀之胡

君總其凡而博士弟子凡四金世澤汪廷誥金有聲金人龍佐之侍御何君鄉進士程君輩聞而先之邑之士民金鈺汪昱輩汪大光查標夏良祐汪達汪禮金志海金世臣邵繼宗吳錫邵來岐葉五倫朱汝藩汪浦夏治十四人董之其鏹自家帑以至於公相屬也其土石甃木自郊關以至丙舍相屬也木取其偉長者石取其貞潤者甃取其堅緻者於是有重建曰先師廟曰啟聖祠曰尊經閣曰二程祠曰三博士齋取更新也有改建曰明倫堂曰儒學門曰敬一箴碑亭曰朱子祠曰文會堂曰諸弟子讀書舍取徙地也有創建曰成潔門曰省牲

所曰祠廚曰報功祠曰遺教祠曰青雲門曰文昌樓曰居業門故所無也其地闢九之一宮室拓三之一創亦如之自是休寧之廟學蔚然稱鉅麗觀甲於鄉國而胡君乃與諸君具其事介幣于余友鄉進士詹君而以記請余竊意之廟學成而邑大夫師弟子與其吏民舍菜而登廟宮之陛有不儼然而若吾夫子臨之在上者乎退而講于明倫之堂有不悚然與若君臣父子長幼夫婦朋友之接于日而警于志者乎又退與登尊經之閣文會之堂肄乎讀書之舍有不油然而與詩書春秋禮樂之教相融浹而無間者乎苟或出義路辭禮門行稍遠則稍怠甚至錐刀之息屬乎手而求念生睚眦之忿交于目而伎心作問其嚮之所謂儼然悚然油然而忽然而失之矣其所以忽然而失者則其儼然悚然油然而暫然而得之非真際也且夫廟宮與學之廢久矣其新之也木資之人也土石資之人也斃資之人也然一念之欲新而同志者來不浹月而材具不浹歲而廟宮與學成夫人心偶翳之耳非盡廢也五倫足之心六經足之心而吾夫子足之心苟欲新之不再念而來不浹時而具且成矣且程子而邑之所稱以爲其後者也朱子其所自稱以爲而邑產者也今其學具在卽規制或異

其大指有不本之心者哉。廟宮與學之新以跡教而德之新不以跡教。余故稍次其語以記成事而示夫同志者。徐君名成，位景陵人。舒君名邦儒，餘干人。陳侯名正謨，南平人。新令曾侯，至儻而成之名。乾亨，吉水人。胡君名宥，詹君名景鳳，皆邑人。

志序

宋國華

重修休寧縣志成。或曰：邑舊有志，脩之何？曰：志以紀事，事以時起，時有今古，而事乘之。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夫在聖古已然，今可識矣。漢司馬遷不作志，遂使秦漢制度沿革不傳，識者少之。今一統既有志，規制亦云備矣。然纂實錄采民風，又未嘗不下檄郡邑。是故郡邑志寢寢有續。國華始蒞休陽時，索縣志得正德末年新本，觀之於心，不能無疑。既詢諸學子大夫士，固皆有不滿焉者。踰時，人有以舊本來示，蓋歲在弘治辛亥，太史篁墩程公投閒時所嘗較讐者，然未脫

稿公又以鼎輔重望旋趨上命入侍未究厥成好事者益以附會之說篁墩公於是乎有遺憾矣今其言曰濫附者益衆而鄙文又多僭入不倫之誚其能免乎蓋淡憾之也嗟夫事以文徵論以久定以一時聞見毀譽而槩人生平求免於濫得乎呂東萊曰公議之在天下抑則揚塞則流變則通此之謂也况由篁墩而來至於今時之相後六十餘載其間政令之因革人材之興謝建置之廢舉時變之高下又皆缺焉無紀脩輯纂成之責謂不有待邪國華公餘每就披閱間有取舍以淺昧不敢執筆而浙東徐君滋洛中王君璋皆以時髦來典學政尤邃史學余因託焉二君亦樂從事無難色又屬庠弟子吳生宗堯陳生有守金生珙金生時中徐生良玉汪生階輩悉以平日得諸所嘗聞見相與討論編摩爲卷凡若干綱則大書目則分注旣立凡例以正其議又各爲小序以括其意大抵皆出入前志而稍加增損一揆諸時與事之足稽而特黜乎論之弗協者凡三越月稿成則旣體裁不失而事文亦核近足備觀省而遠可以傳信諸大夫士觀之咸謂是非徒脩者以國華有提調之責當序諸首迺忘其僭陋而悉言之是書也始事於丁未之六月而明年孟春亦旣竣工云

還古書院碑記

邵庶

新都故文獻地也隸畿輔而望東南漢唐以來賢哲輩
出有宋大儒則紫陽朱子與周程兩氏鼎立而峙縣寓
詩書闡闡孔孟之世嫡在焉一時姪修之士及經天緯
地之才咸出其中若挹水于澤高帝定天下首下新都
徵聘碩儒坐臻上理嘉靖中南海東越西江言學六七
君子結轍而入新都過海陽遞式闕里六邑之士多就
之者紫陽講誦之風視洙泗河汾埒矣德興祝公雅脩
性命之學由萬曆己丑進士來領縣事踰年政成二三
父老子弟談儒先之業者雲集函丈四方人士跋跡山

川而輳境內講學盟會廢且二十年而創舉中興有若
更始於是書院之議起始卜白嶽則誦儒術而準道家
再卜鳳湖則涵靜居而近囂市不佞悉格其議從形家
者圭測而得古巖是爲邑治神臯主越國汪公祀事左
峙浮屠右出文昌閣負甲抱庚爲基爽塏汝水山西而
遶流襟帶其間平楚蒼然一望百里黃白諸山環列遠
近亭室臺榭綦布巖之巔麓信山水一曠區也累石爲
墀拾級而升爲書院上門式額曰還古山大門而入左
右級而上爲院三楹額曰歸仁堂堂後鑿石堦爲寢室
五楹額曰德隣室祀邑之先哲程公大昌而下凡十人
室後冠山爲亭八楹以象廉貞梯而升之得中台閣特
奉聖像祀焉環郡之山川形勝里屋人物可揮手而有
猶之乎泰山登而天下小也其興事于壬辰年九月至
于甲午十有一月告成其財用則祝公首捐羨稅兩臺
暨守諸縉紳各捐俸佐之顧力詘舉羸事鉅功倍邑之
父老長者竝捐貲以濟工不告勞民不知役都人士莫
不欣欣然喜相率而告成事屬不佞記之余深惟還古
之義而有感於學術之隆替也夫學始心術心無古今
而古以其淳今以其漓則學之寢不如古也蓋當孔子
論學業從人已而今古之矧國家造士以學校而羅士

以文詞無待而興豪傑會幾士之營心進取者為人滋
 多去古滋遠矣今欲返功利詞章而為道德性命之求
 非書院之講聚曷以焉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
 心而已矣為已者自得其所為心者也為人者自放其
 所為心者也孔孟遠矣程朱而後訓詁熾而載籍繁世
 儒掇拾口珠高談肆議自開戶牖以命於人曰真詮循
 省其底裏則依違影響外邪盛而中為闕其無主何者
 彼蓋斑見於簡冊而未根徹於性靈辟則寶他人之寶
 璞周人之璞於以有家珍何與焉吾徽厭飫紫陽之教
 興起習近藉令仰止誦法闇然真脩談不為吊詭斬於
 論篤見不徇拘攣斬於默識行不為作輟斬於真常始
 之乎屋漏不愧終之乎濛造自得躋之太上較然與古
 為徒其斯為鄒魯之鄉紫陽朱子之遺澤也後之視今
 將猶今之視古曠世絕述後死者得與於斯不亦居然
 天幸乎哉而不然者兢兢脩文日飾鞶帨咨咨談道且
 增聚訟其罔裨身心與城穀凶羊等爾豈祝公命名設
 教之意二三同志所宜有事者哉余不佞敬為都人申
 之詔於世世

不空集元 卷之七 紀述 五

陽山魯公堤記

邵庶

按周禮司險掌山林川澤之阻達道路設溝涂樹之林以爲阻衛夫非以其關國家利害哉寧惟天下邑亦宐然我休山多土瘠平原沃野屈指可窮則民實利之西去邑治五里許山曰陽山其下多古墓厥田平曠蕭梁以來故有寺卽以山名寺松蘿障其北黉江帶其南故抱鳳凰山而東宋邑治在焉頃歲江流右遷從石人落石南下故道漸爲桑田山口有橋曰蕃桂以匯衆流山灣有亭曰紫陽以記田賦四方來遊白嶽必經於斯且爲池陽豫章孔道嘉靖間邑成城堦埴者利一時便宐

陶茲道側後遂爲所據山川形勝歆然失色見者莫不
四顧而嗟世遠相沿膏壤幾盡以故潦水汎濫道路傾
頽輿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轡行人重足而步指爲畏途
凡四方躡屩擔簦乘軒策杖而來者彳亍道隅履崎嶇
而過邑侯魯公下車令民脩築東補西崩未陳厥害城
西兩太學汪生以先世封樹在懼其浸潰靡所底止於
是帥子弟上書言爲害狀越月侯視事西郊目之所擊
果符上書狀太息久之令下陶者遠徙兩太學喻侯德
意疏請修築自蕃桂橋迄紫陽亭丈五百有奇鳩工采
石隘者廣險者夷踰二季而堤成平若砥長若虹蜿蜒若
游龍堤畔崇壇爲亭以憇行者東西相距屹然中立明
年種桃植柳夾岸皆春綠樹扶疎清風披拂遂成我休
負郭勝槩微獨耕不失畔而若輿若箠若跣若徒若負
擔若捆載若乞靈而登封繹繹乎熙熙乎如登春臺而
遊康莊矣行者色喜而呼曰魯公堤魯公堤識侯之再
造也侯治績最著今入爲司農郎兩太學與予結姻家
好屬予記顛末勒之石以志不忘予惟是役也五美具
焉以蘇地脉以障水患以復田疇以利行人以增形勝
司險氏所必稽而實民牧所宜有事也質之古昔若楚
則孫叔敖之起芍陂漢則名信臣之約南陽唐則李襲

之築雷陂宋則范希文之堤通秦當時莫不患息而利
興卽工有廣狹要之皆是役也魯侯不狃於苟安不難
於積蠹一旦毅然與民更新卽謂古名臣舉事誰曰不
然嗟夫天下事大都始乎一幾卒乎滔天始乎徐徐卒
乎凌夷而不復振隳於隨而成于斷獨一隄然乎哉侯
保障吾休隨處安堵茲上奉內召桑土綢繆素所樹耳
奚侯不佞溢美爲乃蔽芾穠陰吾民永賴斯堤也洵侯
之甘棠也夫侯名黜字子與別號樂同爲楚南漳人同
予登進士兩太學仲名應時季名應邦以尙義世其家
法得備書見堤所由成與所由名云

縣志序 萬曆丙午

邵庶

今之郡邑志卽古列國史也夫省郡有志矣而邑自爲
志者豈不以省郡第舉其大而纖悉包舉空莫詳於邑
余邑故有志遠弗可攷始修於太史程克勤繼緝於邑
令宋奉新迄今又六十年所矣其間政體之沿革氣運
之遞遷人文之浸盛無庸具論卽余燥髮以來如繕城
修學括地條差及近日曠稅諸法令最鴻且鉅者遠寄
之父老之傳聞近託於牒檄之載籍失今不圖不將闕
畧而淪佚以廢乎東山李公令休寧治行爲江南高等
政成多暇雅意典故惟是邑志爲兢兢乃偕邑博趙君

遜元蔣君學顏湯君三聘儼然造請屬筆於不佞不佞
逡巡避席已復簡諸文學貢元胡九臯郡生程涓邵輝
胡斗璣邑生金世忠俞玉言金鼎鉉范榭八人分曹校
述開局於青雲之館不佞乃進諸生而矢諸李公曰是
役也集衆布公則庶幾哉有如德施而靡公是邳修而
靡公非何直之與有是故女節寧恕毋濫諛於生前士
德宐嚴母泚筆仕紳與富俠爰立義例爲綱者八爲目
者五十有九爲圖者六由建邑以來千五百年之事燦
如指掌草甫就而銓宰大敘臺省之臣趣起家不佞暫
轄爲治行因與諸生期會朝夕不輟務底有終越明年

志成綱舉目張大概具矣不佞受而卒業隨芟潤其繁
質而李公手爲提衡而裁正焉因竊有感是志之資適
逢時也夫運有隆替地有翁闢人事有拙伸各以其時
行爾故匪志之難得其時之難也吾郡自聖祖蹕臨天
日開朗比於三輔世廟中興望祀齊雲鈞禮五嶽馴及
末造成城以豫桑土之思今上御極虔祀不廢古巘神
臯締建彌殷新飭縣治鼎觀隍城天時地利轉合而效
靈以故循吏踵跡而人文物力事半而功倍之百嘉具
而志興豈偶然哉夫貞元之運率六十而更始是志也
始於成化乙巳則太史前矛繼於嘉靖丁未則奉新後

在寧縣志 卷之七
勤今歲運復週不佞肅李公明命而新之雖遠謝中權
而勒就一家言使後之攷政學禮者繇建置而知沿革
觀風俗而識教化察戶口而審登耗覽宦蹟而得師鑑
採人物而興景行將古今名實具如列眉所裨益於化
理其不在斯乎今國家瑩精太平方詔儒臣纂修正史
不佞從言官後復申前請期購郡邑掌故以資採擇儻
獲副墨質成少佐金匱石室之萬一豈惟海陽之幸而
徼籍李公以永光簡冊不佞不居然有厚幸哉李公名
喬岱辛丑進士陝西洋縣人

邑侯曾公去思亭碑

葉時新

邑侯曾公吉水世家由合肥令移治休寧五載爲今上
萬曆之十有一年也制詔天官氏稽畿外臣工有殊卓
之治者趣徵之曾公奉徵書縣次傳驛卽發就道矣邑
父老查洞汪珣汪良會等數十百人構亭立石請于觀
察胡君屬言於余余夔然祝曰父老是役舉昔賢宰之
畫形配社同其風軌而公由此以標盟府樹太常紀於
昆吾東觀可具睹也顧世徃徃以祠亭爲故事增辭緣
飾而土之獵取名譽如踐薄冰而待晝日隨以潰矣今
觀邑侯長厚醇白實心實政與世之采譽者不可同年

而語諸父老懷誠趨事又非苟若彌文者可將也然公之實政爲諸父老見思其大者不可言與對曰公初下車廣求民瘼見邑地瘠而腴名富者不能百一而靡曼是尙於是舉奢泰邪侈之俗一切屏絕是用有初政之思與民約法申里胥黨正之教而詔焉以四都之會所在於衢道每循行飭勵又營建二坊以表樹之是用有約劑之思召文學博習者會其什伍以林東莆之應對書授諸經生尤重道誼特起之士值壬癸歲比士計偕對公車者五人獨際其盛是用有右文之思會理疆圉撫利弊爲一書擇方正有護者委之躬自行邑極其勤篤是用有靖剛之思黃籍之勤勤亦如之口賦以實流庸歸本是用有占籍之思先是一獄株連數家公平反不牽於文繫卽兩鞫僞篆亦僅磔渠魁是用有肺石之思值巨猾螫人能持上長短公案之罪立具數年之訟一曙而息是用有肩鉅之思民以牒進者當入緩金凡七百緡一朝蠲除之是用有漏澤之思循行諭告士女率俾首奮願捐萬貲成石梁若黃懷民待年而著奇節若汪烈女刲股進母若曹孝女是用有勸獎之思廣構倉庾殫穀以待無宿麥時開賑貸是用有常平之思五載之間境內恬然善政班班不可僕數茲其概也乞碑

之亭以存不刊余惟諸父老之思余之思也斯亭之構
豈世之苟若彌文者之爲乎然公善有本諸父老未之
及也周官六計一稟於廉自公蒞邑五載不受一錢冰
霜之操如一日神閑度整有山嶽莫能撼者信如撫臺
上治狀一埃不染萬鈞莫撓是已斯則台廷之體善政
之本也而公行以闕道茂勲紀於昆吾東觀可具睹矣
昔孔子陟周明堂觀四門之墉有周公繪像而嘆曰此
周之所以盛也亦惟思功報德爲激勸之大權則公之
方來勲庸德業固知叅於虞周輔臣余當拭目以驗我
明之盛其在哉亭在邑治之左東城隍廟一松如團
蓋高聳數仞民過其下者目之爲甘棠云公名乾亨號
健齋丁丑進士

儒學新建三峰記

王謚

縣學制在縣城之南其位面陽地惟爽塏其外環以群山遶以汶溪水色山光蔚然輝映蘊靈毓秀宐無出于此嘉靖戊申堪輿家者過之曰吁地脉欲長否則索奠基欲厚否則陂水勢欲靜否則闢山峰欲聳否則替茲地祖松蘿以宅吉處吳越之上遊無以加矣然欲挺千仞之孤標發扶輿之秀氣則增高益卑宐有待焉當前一百其方爲丙丁爲巽上應太微太乙之垣丙丁離明之義也其象爲火巽極順之義也其象爲風宐作三峰焉助順彰明以法靈曜其亟勤于役平時至縣事霽川

宋君然之乃合邑之父老而計之慮事度材并手皆作取山麓之土而登之巔峭然轟然望之如削石爲丙峰相去東西三百步許各建一塔于青霄而直上如浮屠之狀實非浮屠也東名翼峰西名丁峰計所費不貲而二役不可以數亦誠難哉乃父老相率其子弟以及庠士亦各輸其所有以助之不數日而工已集三峰鼎峙天柱并撐巍然斯邑之大觀矣其東一峰勢已落成而絕頂之上所少一簣如人具衣冠而無弁觀者不無有遺憾焉余視事之明年爲隆慶初年博士紹泉陳君雲崖許君章山毛君偕諸士復從而申之余曰計茲工力前人之爲此屹然有成緒矣今又爲之費不靡而事可集也天下事其難在慮始昔先從事于此者豈能圖事于什九之難而不能終于什一之易抑事之完毀有數而前人之不暇爲者是誠在後之人也其終成之王淵等爰再任其事取土木金石鳩工趨事兩閱月而役已告成其視二峰尤增壯麗焉是歲秋適天下大比之期茲邑自開科以來舉于鄉者僅僅有數而是歲蟬聯穎脫掇巍科者有九人視往事爲獨盛蓋闕然以三峰有成之故矣余于地理之說誠未有知然慨往事之怠終思前蹟之當尋修偏補廢責誠有在矧辨方定位堙山

壑谷昔人固有爲之而未可輒議者則茲峰之脩謂其裨益地靈而闡發蘊奧誠未可知也然余聞之德隆則移星人定則勝天拘拘于地圖之說而忘學者之所有事非所望于群公也凡學之道德行爲本器識次之文藝又次之誦法孔孟無懷申商之心崇說詩書無事翕張之術以求放心爲本以篤大倫爲心以慎取予爲節明義利之辨審王伯之分歛華就實崇謙去傲有德有行亦質亦文歛爲君子之光發爲大人之炳則山以玉輝澤以珠媚惟是海陽將以人而益重也如專事于堪輿之說則所謂大丈夫豈誠端居兀坐一聽于地理以爲之榮辱哉故願與諸君共勗之他日有連鑣結綬卓然以道德功業并鳴于時者當知予之言爲不謬云

重建城隍廟記

李喬岱

歲丙午海陽重建城隍廟告成事矣於是邑中三老士
庶台樂落之而徵記于余余不佞待罪垂五稔無能爲
茲方保障而勤民於土木寔惴惴飲冰庸敢自多功乎
抑聞之易云聖人以神道設教國家能使渙者萃而萃
者不渙靡弗本於有廟之假故古來太平天子統萬靈
惟是牲牲主璧肅將恐後至擊百里之地以授令長俾
等於古諸侯令長亦領方內以欽承 神祇輯安戶口
諸祀典所載疇敢匱乏况斯神是與綰綬者共攝疆圉
其禦大灾捍大患每出於補救崇禳之外而彰瘳又陰

濟政教刑賞所弗逮故郡邑崇奉之彌謹凡以爲億兆請命使無疵癘札瘥干天和而墮宵旰夫豈其兢兢飾廟貌侈血食浚民之力而矯舉以祀哉必不然矣始余之捧檄至潯陽也齋而盟諸廟躊躇四顧廟峙邑治之東巍然數十仞而上溪山環拱閭井擁衛勝槩甲全邑而門廡堂寢亦稍稍就圯余心惟誰寔主神人者臨政而策先務斯其急已顧又念余一介承乏茲士非素拊循士庶何驟議營建爲迨壬寅夏不雨昕夕走廟下徒步露禱翌日而澍而滂沱田垌霑足賴以有秋諸士庶靡不歡呼鼓舞拜

神之賜胥願殫力鼎新以荅冥貺余乃首捐贖鍰爲境內倡而屬一二老成董其役鳩土庀材百廢具舉且矢諸衆曰是弗可踧踧則恐墮迺不績爲令長羞是弗可亟亟則恐重趨事者瘡痍無乃譁焉以爲父老羞僉如約勤蒞而徐督之民不見有役役不見有捐而奏迄功余步階祀登堂徘徊形勝若增而雄厥民入視凡筵仰視棖題睹輝煌赫奕鉅麗之觀詼灑然變志易容 神若增而靈夫此倉卒悚動之心泚頽蓬面不知其何從生推此心以滌惡嚮善卽桁楊可無設而園扉且告空是斯廟之聿新感化應什倍往日豈第與令長分職而

理斤斤焉法令爲之明而禋祀爲之幽哉海陽號稱饒
邑然其民務末計俗龐而囂訟余一切雅道鎮之冀潛
回積習而默格非心故有事于茲廟以庶幾所稱神道
設教者徼

神靈贈以奇贏示以便墜洽以諧贊佐以浩穰與吾民
樂成而無營建之苦則神之大有造於斯邑也是用
部吏卒詣廟酌明水而告之曰願神之終貺我氓隸
以無負崇祀盛典又進諸父老而告之曰願爾之督率
爾子弟以奉神之心奉揚國法用能迓天庥而彌鬼責
余幸得藉手以報

神貺是役也邑耆民汪禮朱清查洞汪良方夏鍾蘇倚
葉向陽朱煥程潤汪于剛邵一振太學生汪應時寔董
之法得并書諸率貲耒埤者氏名列于碑陰

經野記

汪道昆

上重休寧而新吏治則徙合肥令令休寧自昔殷殷其
民易使先是爲政者務洪裂重以比周繇是從日者斷
斷橫目者廩廩矣曾令君以合肥顯至則埽而更之厲
廉隅絕簧鼓于時斷斷者自廢廩廩者幸自堅旣及下
車境內懸解君子曰善始此其嗷嗷易德哉吾第觀其
久也久之畧近功持大體先德禮後政刑不急人知不
掠民譽君子曰政有章矣日計一詘歲計百盈第考其
成比三年而政成四境大治所部章十數上推賢惟令
君上最程書推恩如令甲其在鄉校丘里莫不絃而誦

之歌而舞之令君俯僂而行慎終如始其上視也惴惴然如重負下視戚戚然如重傷幸而上下交相得也沖然如不盈卽有善而人不及知徐徐然于于然亟自反而如有所不足君子曰政有心矣乃令而復獲令君之心殆將殿莒父驅單父而奉中都爲中權漢循良無論已歲辛巳下詔有司經野制賦嚴如期令君亟請緩之開國之籍未去也所部申令日至後期者坐不共庶司皇皇宇內騷動令君則曰是在法皇皇何爲乃博討而淡求周諏而獨斷旣踰月而始定章程列入議上上官條二十事示境內則又曰法具矣是在人邑二百有十

里里爲圖圖有正則以馴謹者一人職之小事從隅都質成大事專達郭以內合一里而各爲隅隅有四其外人二百里而各爲都都三十有三隅正治隅都正治都小事則稽于衆而決其成大事專達然必擇可而使務得端靖長厚者一人職之如是而令之三申之五有衆咸作然後爲期日竝履畝而赴工日有稽夕有報旬有會月有要具告幾終令君躬行周視路冕弗具車徒弗煩千里裹糧簞食壺漿弗敢進于是而繩不法飾不虔戮不用命比稅駕以次報成蓋經始于歲八月下旬迄歲十有一月而畢事故額邑土田以稅計者萬一千二

百餘石以糧計者二萬二千五百有奇顧民田三壤而一則率以廣狹爲差官田籍出多門其則至百三十自今比而畫一則畝百九十步爲上田加廣三十步爲中田又加四十步爲下田其賦更若一地視田加廣亦以廣狹爲差賦則官與民平官居什二三民居什七八先是稅糧千二百石失額而浮旣籍則爲之核實黜浮視故額無所加損土田均矣明年民間當更版按舊版浮者且六千丁令君悉召三正赴叢祠與之約力詘則弛贏則張弛則雖丁壯不與張則雖老弱不復具曰惟命力役于是乎平所部多令君課功首舉時群不逞以嚮

契賂蓋造僞印罔民財令君得左驗法渠魁餘從末滅君子曰非直令君能也蓋亦有陰德焉予度朗原營白樹竊率水匿商山足跡幾徧四境所至經界畢正比屋稱平要以佚道使民非令君宐不及此居常爲政非勝理則翫髀若若牛刀其于發矟何有乃人事鉅而煩令嚴而迫則大輒也令君恢恢乎有餘地此遵何德哉諸長老言令君得人焉爾矣是役也卽令君不憚胼胝惡能家至而日見之卽不必備惟其人惡能必其人人君子也聞諸孔孟有恒產者有恒心得見有恒者斯可矣是故戶千鑑者建其正戶百鑑者陳其殷非都鄙鄉遂

仁壽縣志 卷之七
古
之良不授成非丘里之良不授事由是良者作氣否者
革心借曰無恒無寧自及事半而功倍豈一手一足之
烈哉有非常之人而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而後
有非常之功令君是也予習令君久矣繩繩乎直將以
學古承家孔門之策治平莫辨于大學有人有土財用
出焉要其歸一本於慎德令君之政舉則其人也得人
則其德也居之以忠信行之以絜矩用人行政利用無
方國治而天下平皆是物也務明德而功不計其斯以
爲令君之心猥云非常直豪舉耳令君然乎哉令君名
況亨吉人也舉丁丑進士蓋名家子云

揭川重建富國堤記

金繼震

嘗觀漢名信臣之守南陽也治行爲天下第一吏民親
愛號曰名父迺攷厥治狀不過勸課農桑出入阡陌時
行視境內水泉開通溝瀆以廣灌溉意在富之化遂大
行戶口增倍獄訟衰止班史氏津津敘述不置口然則
爲治之槩居可識矣吾海陽邑萬山中地鮮閒曠民不
任畊作往往服賈而游四方輕重貴賤動無餘策得操
其奇贏以雄長東南稱上腴焉而襁襁胼胝者反不獲
享下農之饋所謂大賈比之封君而其人多與千戶侯
等勢使然也辛丑關中李侯牧茲土甫下車輒巡履四

封而嘆曰茲邑名饒而寔瘠其以末計勝乎夫八口之家朝夕饗殮胥仰給他郡國卒有緩急無儋石之儲民其嗷嗷矣以故一意撫循旱則步禱羣望潦則單騎巡行均賦平訟專以畜養滋息爲先邑五都塢川有田千頃爲隄護之世食菑舍之利以備征徭萬曆庚子馮夷肆怒堤決百十餘丈田淤者幾三百餘畝曩時沃壤盡成甌脫于是鄉里諸老議復舊陂李侯慨然首肯促駕勘視以狀土聞并著爲令簡耆宿以倡之鳩工功以鼓之酌疆畝以役之醵巨石訂界限甫半載而長堤告成延袤一仍古蹟堅固便利則視昔倍焉夫豈直隄成隄成而曩者所失數百畝之地一朝獲之上無煩費民不苦窳徐收其歲供全畀以浩穰民綦富矣功綦偉矣昔臺駘障汾澮之澤而韓獻頌爲十世利鄭國導原白之渠而秦用是霸茲者塢川之堤成吾休陽且寔食其饒世世社而稷之豈在名父後哉行將入覲明光嘉乃丕績應以三事九列當漢廷關內侯賞海陽雖不得有侯乃隄在則侯澤在也是用勒諸貞珉以志去後之思侯名喬岱陝西漢中之洋縣人爲辛丑名進士治行彪炳此其一端云

詠歸草自序

天啓間觸璫削奪歸

汪康謠

詠歸者何紀歸也且紀詠也歸何以詠志樂也歸樂矣則其始之往也不亦苦乎往則必歸終始之理也苦自得樂循環之數也夫樂從苦得則其為樂也大矣然苦樂何常惟其性之所近鳥樂山魚樂水性也反是則魚鳥不樂也余負魚鳥之癖久矣始承乏為守即蹙蹙然苦之及之任見簿書襍沓民俗囂爭益以為苦數上書乞休不可得不啻錮魚于蹄涔繫鳥于樊籠也居朞年案牘漸清庭訟漸簡蓋余一彷彿曹相國治齊之遺意而民亦相安太守之懶也第不知太守寸心獨苦逾暮

而病病且劇矣乞休之書凡三上而秉銓者復謬辱啓事則余又方憂其苦之未艾也未幾而嚴譴之命下矣朝聞報而夕戒行人方爲余慰而余殊快然樂也蓋番思曩者簿書之憂方殷疾病之厄隨繼此時卽欲乞片刻之閑身而不可得而今忽得之豈直放鳥於山縱魚於水卽令扶搖萬里遊泳三江不是過也夫安得而不樂樂矣卽滿眼皆樂趣歸途皆樂景樂不自禁溢而爲詩夫亦如松籟之發聲遇風輒成問之於詠歸之客客不自知而又安復計其詩之工拙也

閩讞漫述

汪康謠

余讀書至臯陶有言曰刑疑惟輕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夫聖人一腔好生真與天地同德而子輿氏亦曰如得其情則哀矜勿喜夫得情而愉快法吏之常而乃曰勿喜曰哀矜大禹之泣罪成湯之解網皆此物此志也昔人有言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于人必有所濟余爲漳守示民間有冤抑不能申者當力爲昭雪適有大獄幾百人負冤不能釋皆寨帥挾要津爲之未有敢開口發一言者內七十有四人皆販洋回帆而負重貲偶爲逆風艤舟至岸寨帥利其有誣爲海寇欲併殲

以滅日余視牘太息曰忍哉寨帥彼知有要津寧知有
天道乎復知有不避疆禦之太守乎卽力爲昭雪且追
其原金人獲數百緡以去未幾而使者行部漳郡獄訟
繁輿淹肺石者不下數千人審錄之牘盈尺余方抱疴
家人風余靜攝余曰此漳郡數千人生死關也余當力
疾爲之每日黎明起視夜分始罷列長几十數以卷案
鱗次其上遇有矜疑卽用連圈以便重省每巡簷行反
復紬繹若諸生爲帖括家言遇囚有可生竇輒撫掌擊
節狂呼大叫凡廿有八日竣事牘上使者大稱賞謂從
未有殫心力若此者真八郡一守矣其所矜疑悉報可
曾未旬日而余病劇郡民遍走群望請禱疾尋瘳復有
魏璫矯命削奪余解郡快然自適及再起爲今官視牘
一如嚮者未幾而余又病益信余才之不逮人遠甚也
昔人有頃刻而署數百牘者亦有了公事于湖上皆遊
戲三昧爲之曾未聞其有纖疴也病中偶檢爰書若干
卷皆余一腔心血所寄爰付劖劂蓋以徵余爲郡之勤
苦且以見余才之不逮而志愧云爾

與徐按臺

壬午

金聲

嚮聽車指下郡不孝雖未獲仰接丰采而幸得以書通
 所欲言隨蒙祖臺指誨儼如面奉教命今四方多故民
 生日蹙而其最蹙而踴天踏地無路求生者莫如傲郡
 郡莫如傲邑自去春遭饑官民之難外扼吭而內剝膚
 郡邑民之出者入者行者居者盡在湯火其困極矣上
 賴祖臺高天厚地之佑幸稍安止世公世侯日祝無
 休也今饑之賊民日以張以為入徽行劫不勝其勞不
 若一意營寨于其家而以靜待動從枕席上作賊刈徽
 人如管而過客必莫能與之爭今勢燎原矣饒夫家為

之至饒大吏爲之至青天白日之下可以公行其虎狼
羅剎之毒以傲地士大夫未身當其害初不關切而饒
之大家實身享其利未以力爭且饒大吏旣得故借姑
息子民之名實收其糞糞盜賊之利而反臨傲地守令
以公祖父母之分使不敢以一日之守土而重違其百
年之桑梓而終之以邪說故相擲榆日饒不幸貧微幸
富衰多益寡是亦無傷此其言如兒戲固必不可聞於
聖明而不孝亦姑癡言之以爲微若果富亦不難忍心
以此之良民肉爲彼賊民食而實郡邑民其窮於饒固
且百倍則柰何其噯昔讀聖賢之書今日食君父之祿

而忍心害理至此極也郡邑處萬山如鼠在穴土瘠田
狹能以生業着於地者什不獲一苟而家食則可立而
視其歿其勢不得不散而求衣食於四方於是乎移民
而出非生而善賈也而顧戀宗族墳墓不能舉家遷徙
復運所求於四方之食食其父母妻子於是乎移粟而
入非販而求利也雖挾貲行賈實非已貲皆稱貸於四
方之大家而償其什二三之息但以運貲於其手則儼
若如其所有而以爲此民貲也寃哉民也是所挾之貲
非貲也卽如異郡之人所躬耕自食之田也一朝而劫
奪之如田而陸沉於海矣且實并其田而賃於人之田

也一朝而劫奪之而無以償於其主而身命與俱盡矣
不孝家居時與父老總計四鄉之民內之出而求衣食
於四方遭劫奪不能復出而不得不坐於其家者蓋十
家七矣既坐於其家而無所借資收養而相率立而視
其灰者則什家而無一幸免也痛哉民也民不幸而生
于徽徽不幸而與饒鄰饒之守令又不幸而兢兢隣民
不以爲人而以爲肉而徽之賢守令又不幸而爲饒守
令所制而勢必不獲盡意以爲郡邑稱疾苦所獨幸者
郡守邑令實仁且賢愛民如子以孔邇之惠大沃其如
燬之虐不然其尙有噍類乎然今之爲吾郡邑守令者
實難其所以實難者則以郡邑之民既不幸以虛名累
實禍而爲郡邑長者亦不幸與同患也而邑令之難尤
難於郡守所望諸當路以菩薩願悉衆生心念斯民之
多難體長吏之勤勞時加獎護俾得展佈惟祖臺以天
下蒼生爲任今雖秉文衡而體念民瘼未嘗去心故使
草土之人得畧披陳冀悉此情馳達當事公祖卽日明
章入告厚植民牧以浹初翼而急罪民賊以正亂本亂
庶遄已臨書至切

告邑人送何二尹文

金聲

邑方多難賴仁明公祖父母戮力卵翼需才方殷有二
尹如何君而不得留佐治邑父老人士日相與咨嗟慨
歎徬徨奔走互相誅責問何故而不竭力圖所以留尹
者尹離蜀十餘年念母心勞即日賣刀市書典弓鬻衣
而徒步以歸度其勢不可留卽得請於當事而爲題留
尹亦必不留尹已決歸而邑人日徒咨嗟慨歎徬徨奔
走空望其留而畢竟端視其賣刀市書典弓鬻衣而徒
步以去而亦何以爲心嗚呼尹生西蜀去吾休六千里
外但奉天子命而來尹此乃視邑如家邑宄盜如其家

先盜患苦如其家患苦而險難罔顧怨責不避而入則未取給吾邑人一錢出則未嘗啜享吾民間一飯終朝餽粥并日菜羹而竟從吾邑中棄其官今賣刀市書典弓鬻衣以去此豈其夙負於吾邑人而今應平白爲吾邑勤苦而吾邑人宜平白坐受其勤苦如此以爲吾邑上自士大夫而下及徒販少有人心者皆如此焉動念矣雖賢者夙負高志自不屑意而自休達蜀六千里道路上見者聞者其當以吾休之士大夫與父老人士爲何如人雖今日仁明公祖父母其勤施於吾民也初不爲報而夙念尹居官任職苦其身以爲吾邑民如此而今冷眼見吾邑重利尹之留則不利於其去畢竟乃以咨嗟慨歎贈尹六千里之行而坐視其賣刀市書典弓鬻衣乃如此其以吾邑人爲何如人其不視吾邑人如草木如鳥獸雖有深愛厚仁不無愀然而冷坦然而淡乎俗情貪貨利憚廉節而見尹旣如此合邑之人爲尹歎惜而徒以嘆惜如此其不益憚廉節如登峻山而趨貨利若赴流水邑人士志習其得不日以劣而民心其得不日以偷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吾爲茲懼謹告長者維桑與梓共深念之

脩學記

廖騰燿

今天下內自京師外自郡州縣莫不立學矣京師曰國學郡州縣曰郡學州學縣學學有廟宮其制度規撫一視乎王者此郡州縣之所同也然天下郡州縣或有沿革先後則立學亦有先後或其經營之始功力所及限於時地不無大小崇庠而其後踵事增華頓改舊觀則又郡州縣之所異也造鼎彝者必待追金以成器資薪樵者必待養木以成材造士者必待績學以成俊彥故立學宮而統以學官使之教以人倫明以經術豫講修齊治平之理於平日而以待用於異日三年則合郡州

縣之士大比之計偕而獻之于天子公卿大夫由此其選也籲俊之典不綦隆歟士君子當思未仕而時入學以講道請業既仕而又時謁學以振民育德均不能離于學也使入而見已之學頽垣墮瓦粉落煙銷出而見人之學弘厥嚴翼黜聖丹蘄其能不惕然以懼瞿然以愧平今

天子聖敬日躋方興文明之化特頒

御書扁懸天下郡州縣學官天下人士莫不鼓舞嚮化爭趨於學而更修其學宮將更者徹之庫小者增倍之柱楹之欹側者正之椽栴之壯者易之量材有日巡功有

職煥然更新頓成鉅觀脩學之後人士駿發往往倍前此徵之余聞中之三學及余鏞之學而知之矣故余謂立學宮者郡州縣之所同而脩學宮者郡州縣之所異夫以其所同察其所異而敬恭怠慢將於是乎徵焉則學之空修也安容緩哉余承乏海陽自揣無一絲之善足以新人之耳目因與學博倪君度如方君受斯謀集金生蘭吳生炳垣胡生璉張生斌汪生灝等議亟修學宮以爲庚午開昌明之運諒同學

聖人者皆所不得辭也用書此以告

建復汶溪橋序

廖騰燿

余蒞海陽期月趣上謁諸大府守相畢則日視嚴檄之督切者條奏之簿書之糾紛者覆覈之櫛垢索癥及汶匪遑尚未得訪邑大夫士而問政也亡何而邑大夫士儼然臨之以修復汶溪橋請曰吾邑之汶溪固四達輻輳要道也舊于上游橋焉自是水漲不勞檣舟水涸不苦褰涉行旅便之天啓間父老有感于形家者言遷橋于下游自是邑中寢微今以辯正論之實當學宮與邑治離位之中識者病之吾邑人謀欲更之久矣而未會有頃歲求游橋乍爲洪水齧其一門于時邑人意甚決

皆以爲洪水之相吾邑也遂以請於前令汪公且議舉
行而未果今幸得公一言以爲重惟公始終之敢請余
唯唯曰脩橋令職也然邑之急政無有大于橋者乎余
聞古之賢令皆以立教化厚風俗興文學爲先以除苛
解燒爲次他如課農桑平道塗通橋梁其小者已以余
觀之今邑中綴學摘藻之士何難與吳會絜長比短乃
掇甲乙科登金閨承明之廬者反遜焉豈非游夏之徒
少於計研歟倫紀以孝悌爲本推而之和睦宗族今爭
田攘產動以小忿遂廢懿親豈非少凌長卑踰尊歟昔
者戶口雲蒸鱗集今則強半白籍未自占也租賦稅役

宜爲衆先奉公今則悍然廢負也事起
及至訟庭掠立則辭多抵調其逢辜較之虐坐致
之失不顧也婦姑勃諍井里詬誶視捐其生若棄敝帚
不恤也游惰之徒結連豪猾武斷鄉曲背公死黨者亡
有乎亡賴交通潛踪界內畧賣丁口爲逋逃淵藪者亡
有乎凡此皆余之所謂急政也予不敏竊欲以所學試
之政事庶幾方弗古循吏之治以與斯民更始顧一切
應張應弛宜損宜益豈不欲行乃有屈於勢之所不得
行與力之所不能行者寧獨是數者已哉昔余在都下
初得海陽客有來言者曰海陽美邑也吾知慶君矣旣

而又有客來言者曰海陽美邑也吾知困君矣予情然未知所出以今徵之益信余惟古之守宰更歷煩劇每以諮訪而得治法幸諸大夫暨多士有以匡予之不逮不使余墮越是懼則邑之福也乎漢汶溪遷橋予一日在此安有不為斯民樂事勸功之倡而尚頌諄諄告誡為也是為序

告城隍為民請禱文

廖騰燿

燿聞昔者先王分土建侯以為民牧其所操以治天下者大則禮樂刑罰小則山藪貢賦與夫律度量衡物土宐而前民用者莫不纖悉具備又為之分土制禮使得祀其山川社稷天之三辰地之五行與夫前哲令德以下及于昆虫貓虎之微又莫不有祈年沈玉典章儀文至矣盡矣觀其所創制兩者若持衡然似不可一日違者也逮秦改封建為郡邑邑宰之視諸侯雖爵秩有等殺而今日之規制視古為尤密凡守宰之來蒞于一方者于未視事之先必齋戒宿廟以告虔焉蓋示以精白

一心不敢玩愒民事也後世鯁儒昧於大道不知先王
小大相維之勢神人感通之機類以譎調矯誣迂遠而
不切于事情欲求至治豈不難哉夫天地陰陽之氣惟
神所司得乎和氣多者則爲禎爲祥爲吉爲順爲雨若
爲暘若爲攸好德爲考終命得乎乖氣多者則爲妖爲
孽爲顛爲蹶爲逆爲暴惡爲愆伏爲災沴爲凶短折若
夫神主氣令主政神之與令若均有一方之憂責者也
燧奉明詔出宰海陽實爲中吳之支郡顧教化惟行君
子而不及于細民其俗尙氣好鬪輕生言語之傷淡于
矛戟雞豚之爭毒于機辟朝告一人焉曰投繯矣絕吭

矣暮告一人焉曰赴河矣飲鳩矣夫人雖至愚莫不愛
其生故古人有言曰螻螳貪生又曰千金之子坐不垂
堂又曰寧餓死而不食烏喙冀尙得須臾存也何休民
之不愛其生其智反出螻螳下耶忿戾之氣結爲怨毒
怨毒之慘積爲訟獄以至牽于淡文陷于辜權富者曰
貧而貧者曰困矣燧學術短淺旣未有仁漸義摩之雅
化徒令憂心蒿目欲拯救之而無由竊以頌禱之義古
聖賢之所不廢是用與閭邑吏民齋戒虔請于有神惟
神聰明正直蓋祀典之所謂有功烈于民而能禦大災
捍大患者也受

天子之命祀必宐有以陰隲于此方使之化顛蹶爲吉祥
化逆爲順化凶短折爲考終命化暴惡爲攸好德以佐
寒晏之休以輔令之不逮此燹之所竭誠而籲請者若
夫如周漢之政虎有唐之人旱咎則由燹是用早降之
罰毋苦吾民爲也尙鑒鄙心其式憑之

義塚記

廖騰燹

人受天地之氣以有此身人受天地之理以有此心鈞
是人也而容有不同何也蓋其存諸心者有理欲之分
斯發於事有義利之別而其品行遂有君子小人善惡
之殊總而言之要不越乎公私二者而已故凡徇私專
利以肆其欲者皆非人也余讀月令至掩骼埋胔未嘗
不歎先王大公爲懷以天地之心爲心海陽之俗又多
挾智用私自涖任以來民之健訟者十之七八訟之以
墳墓者又十之七八雖尺寸之壤在所必爭富者惑於
形家利害之說越分妄圖停喪不葬貧者無可立錫北

却蒿里纍纍然間不容髮以致累世暴露余心惻然傷之將立義塚以給貧乏之無以葬者而志焉未逮爰用先設義櫃捐俸倡輸而尚義者寥寥不謂國學生程君時發慨然以九都西館老栢山一所周遭數十丈輸爲義塚與余志意良合於戲此卽先王掩骼埋胔之心也斯明理尚義君子也公無私者也可風也遂不禁嘖嘖爲邑人樂道之旣又號于衆曰不封不樹古之制也後世稍封之士庶之墳不踰半仞今則積土成山列樹成林壇宇垣關之屬畢備不仁者厚貨賄竭智計以求必得倚勢而強扞者有之乘機而竊葬者有之侵人之壟

發人之棺以營其私卽與人訟構大獄傾貲蕩產辱身殞命亦所甘心居官者利其然不畏天怒鬼譴攫暮夜之金以肥私橐委曲以成其惡彼固以爲鬱鬱佳城旣爲我有將永福澤於無窮矣而孰知轉盼之間坏土未乾蔭木未拱而其子若孫已不可問牛羊樵採相與踐踏而斬刈之或犁而爲田或平而爲路行人過寒烟斷雲之墟莫不從而指之曰夫夫也嘗挾私智而蔑天理利已害人今則茂草長而面荒榛貫其腹殆將爲冥漠君矣死而有知得不悔一生徒喪其心之爲無益乎蓋彼祇知形勢之地爲地而不知方寸之地爲地也今程

休寧縣志 卷之七
君以大公爲心樂輸義塚使人人之心如程君之心則
人人皆明理尚義之君子毋論訟不待聽而人心和樂
風俗淳美天地亦將爲之感格於以報施善人者其福
澤其可涯量也耶遂勒其事於石以爲爲善者勸而爲
不善者戒

重修閔口橋序

廖騰燧

天下之理數無有塞而不期於通者無有平而不至於
險者兩者或遞相爲興替焉或遞相爲終始焉莫不由
於人也今有人於此見人之塞與險必思有以利濟之
則人必曰仁矣若坐視而不顧之則人必曰忍矣若反
擠之則人必曰惡矣士君子於此三者將何擇焉居恒
常恨雌伏無所建立不知隨時隨地皆有可以建立之
事舉一心而有利濟千萬人之心舍一財而有廣被千
萬人之財其爲德也普矣去縣南之三十里爲閔口內
通歛婺外接衢饒故四達之孔道也閔口舊有石橋極

爲弘壯歲久爲山水齧壞遠者商旅近者樵牧趨起水
次沐雨櫛風顛連困苦難以名狀今其基址具存石材
皆備若鳩工合力以修之不旋踵而塞者可使復通險
者可使復平而余之所謂舉一心而有利濟千萬人之
心舍一財而有廣被千萬人之財人之所共稱爲仁人
者也夫觀一趣舍之間而平生之操行由此端福基由
此立寧可不爲乎况世人故日在於塞中險中而不之
覺也不及其未至之時以拯人於已至之時而日非吾
之所急也而坐視之見人之趨奮也而尼阻之其爲忍
與惡也人必共棄之已今吾惟日望人以爲仁人

黃山志序

汪 鐸

嘗稽海內名山何限其不爲人所誌者何限非必山之
無可紀有所未知則遺之知其形而不悉其美雖誌猶
之弗誌自有厥美難窮欲志不得如黃山之但可贊嘆
莫能言說者其不爲予所知若黃山之比又何限山產
于歛著于唐予輩附居山麓此而不知誰則當知者予
久欲從事山史會家小阮扶晨與共同學閔子賓連程
子蝕菴吳子綺園刪定舊本而新其條緒郵書京邸索
予序予極用欣賞蓋茲山自開元錫名普門鑿徑萬曆
間太后賜佛建寺與宋陳太守浴湯泉以及麻衣翠微

其跡不過數事峯巒巖洞山之所以爲美志必文章之士精爲擬議形無遁而其神亦傳誌者誌此而已往者自唐迄元不過數十篇惟吳龍翰一記爲山靈增色然亦僅標其梗概厥後慈光僧亦會修之中多蕪謬顧黃山之誌其不同于諸山而難爲者有三山以險稱至華止矣遊者皆能升百尺之嶂躡蒼龍之嶺而上探于玉女洗頭盤黃山則群峰竝立石削無可措趾不示人險而自不能上莫探厥美安能懸揣山遊以僧舍爲郵厓廬台蕩武夷多者千餘少者百數黃山則每當奇勝苦難延賞陟頓餘疲類以饑驅而去遊必復程不獨暮無託宿加以文獻無徵潘山史所撰爲詩文重耳非以發潛搜秘於諸峰故山之寥然儼衆但有佳名而莫詳所以實氣運未至使然修山志者其亦何從奪庶目之觀而駭心于一日之邁也昔鄒道元注水經旣極廣攬復琢辭揆藻爲古今稱許其後桑子木廬由紀事旣詳且淨美必不遺今此志修辭同於道元裁制精嚴寧失之簡斷不爲妄附者蕪累則又同於子木去三難而擅二美用以垂之千古夫復何疑予雖欲別置一喙亦無加焉故喜而序之

重修海陽書院序

汪 錞

尼山後而紫陽峯聳遙接於千六百餘年之間斯文攸
寄東南稱吾郡爲最蓋考亭夫子闡至聖之蘊闢百家
之說集斯道之大成將爲天下萬世啓群蒙况桑梓乎
吾邑若陳定宇趙東山諸公連蹤而起斯足爲考亭功
臣而表揚其遺說用是習俗淳美臣言忠子言孝兄弟
朋友間井窮巷皆恭讓信義成風由來久矣獨怪近日
講學之所星羅碁布而吾俗不盡古若豈去諸大賢遠
而日衰歟抑講之不得吾儒正學而襍以佛老良知之
邪詭以誣民歟

今天子崇尚聖教

駕幸闕里親灑

宸翰關閩濂洛 頒賜扁額

御製四書尚書講義實斯道大光之日余竊謂道學之興
正其時也今年春延平蓮山廖公來宰吾邑蒞任以來
善政不勝指屈而首以敦風尚勵廉恥不媿聖賢之徒
為勗於余心大相符契邑之中有前令王公所建書院
久而荒廢諸紳士請更新之以為講學地夫皇皇以移
風易俗為務者良有司之事也使吾鄉人士趨瞻其門
忠孝恭讓信義聞於耳者熟于心熟於心者措諸行以

無負陳趙諸公無負考亭而無負尼山者大夫士之責
也矧考亭之學授自延平李夫子今廖公適生其間嚴
氣正性以吾道自任則道學昌明風俗返古之機豈僅
關區區百里間哉若夫郡邑之建書院肇自南唐李渤
之白鹿李寬之石鼓皆以名德見重於世而即其隱處
命名白鹿與嶽麓嵩陽應天為四大書院其後或請立
院長置田或請藏經籍皆未嘗講學而大儒講學之區
則僅贛水之濂溪建陽之考亭鉛山之鵝湖三書院稱
最他如二程子之於洛邵子之於范陽張子之於邵陳
子楊子之於閩於鏞於昆陵羅李二子之於延平講學

日又又皆未嘗建有書院學之講與不講不盡關書院之廢興此則廖公之序溯流窮源鑿鑿可考欲人於家庭日用身體而力行之而所爲正心也誠意也修身也孝也悌也慈也性道教也胥莫之外矣余何贅云

葬紀序

黃士填

梓園先生讀禮後爲太夫人謀也愛手輯葬紀一編蓋折衷家禮而通於當世之可行者予讀之羨歎先生錫類之孝也吾鄉最稱秉禮未習相沿以古禮爲迂濶守俗尙爲典故吉凶大事無所考正久矣士君子在朝則治政事居鄉則正風俗先生所紀亦讀禮時之政事也是編所述善切近可行美論風水之長緩葬之非更切中時弊而於吾鄉爲尤甚吾鄉之人好言風水有數世而不克葬者其流也不肖子孫以先世之丘壠質利而凶忍之徒敢於逼人鑿穴以觀福蓋風水之說一傳

使人自棄其親以親人之親以自危其親流弊乃至于此可勝悼耶先生之於葬極其誠謹獨不肯於他人有塚之旁搜求遺穴此真仁孝之心可為法者予數表而著之附於斯編之末俾見者知不獨仁人之言利溥也

葬紀

程文葵

風水之妄不可信上世不葬其親聖人制為棺槨送歿之具其時未聞有風水也後世教化寢衰人多私其子孫仍委置而不葬仁人憫焉故為說以告天下謂親不可不葬葬則福及子孫夫然後人欲為子孫計則不得不勉葬其親矣蓋所以誘愚民非以教君子也於是好事者遂附會為風水之說謂有福則亦有禍乃以某山水為吉某山水為凶其究五行各家不同生剋到處易位其說近於不經吾人讀書明理奈何以君子自等于愚民尊信其術以為禍福皆由於此然則前之聖人教

民趨避鬼神卜筮無不備具何不端立風水書必俟晉
郭璞始創哉則知陰陽禍福皆好事者之爲非仁人立
教初意也甚或以左右龍虎分兄弟房分往往互相忿
爭至終身不葬者有之是地理一書反爲惑世誣民之
具不仁甚矣知此者可以言風水然亦何必更言風水
哉余閱地理書餘十年然後求得古仁人之用心因創
爲是說卜地爲葬之先務故首及之 風水之妄

僧道之謬不可用而于人初喪尤宜痛戒蓋人歿魂升
魄降非孝子擗踊哭泣以達其哀慕之誠則其神必散
故升屋以招之禮所謂畢某復是也今僧道用鈴鐺鼓
鈸以震散之是吾欲招之使來彼欲驅之使去也人子
忍乎且其爲說必曰赦罪釋獄古人云無地獄則已有
則小人入爲人子者何忍以小人待其親哉按律喪中
用僧道作佛事主喪者杖八十夫耗其貲財毫無所益
適足以驅散其親之神魂又自取罪戾如此雖至愚者
當亦憬然悟矣但愚民相習一家不作佛事共目爲不
孝舉室譴責遂不得已而隨之惟在士大夫主持名教
身體而力任之庶可移易于萬一耳 僧道之謬

禮士大夫三月而葬若托故經年不葬者謂之暴露律
杖八十蓋以人生形體得土氣而全每見非命致歿倉

卒埋土久而檢視面色如生無他得土故也古人三日而殯殯則用土葬而出之非獨虞水火亦爲是也若年遠則朽壞與無子孫同故曰暴露可不戒歟

緩葬之非

合葬者歿則同穴之義不獨正配然也再娶三娶及妾皆得祔所嚴者義絕與失節耳夫婦敵體古本有位次卽朱子葬劉夫人只存東畔一位亦不考是如何後陳淳問地道尙右以右爲尊男當居右朱子是其說但男左女右世俗相沿知之亦不便改耳趙季明敘葬圖曰墓居塋之中有繼室者妻居左而繼居右以下則左右以次而祔是同一合葬也左右亦自無妨非若父子祖

孫昭穆不可紊也先大夫葬塋右無隙地近另售其左一穴以太室人祔非矯俗從禮也勢使然也按孔子三歲父卒葬于防山後十餘年母卒殯五父之衢聊人誨以父墓處遂合葬焉前此未必作雙槨勢必另穿壙但同穴在一塊土耳故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今人家合葬或結雙槨或已結而先後葬又謂陽可沖陰陰忌沖陽謬之甚矣蓋以孔子爲證

合葬之位

未祭奠而不祭朝夕哭四稽顙大夫朔望奠士朔奠祭則用樂奠則哭盡哀而已吾鄉每于七七百日用犧牲鼓樂引贊讀祝恐文有餘而哀不足非禮也至于出殯

之前則搭臺結綵陳設百戲金銀寶玉誇富矜豪或盛設筵席演劇宴客尤非所宜倘非力所能辦則必貸之戚友謂之欺親卽有力而辦之倉卒亦謂之暴殄殯葬大事豈可殫精神于無益之地以破家爲孝乎況天子用太牢諸侯卿大夫用少牢自有定制珍禽異獸不過飾觀而不知皆越禮僭分也不若三牲五鼎豐儉得宜足以榮親耳是故未葬用奠旣葬三虞以安之此祭之始也斯謂祭之以禮

祭奠之分

先期開塋域請賓一人職其事設位于墓左祠土地祝曰維年月日敢昭告于本山土地之神今爲某官某建塋宅兆神其保佑俾無後艱尙饗

合葬者主人于墓所四拜三獻祝曰某將以某年月日奉某親之柩與某親合葬預于是日穿壙敢告告畢後四拜

祔祖者主人四拜三獻祝曰某孫將以某年月日奉某親之柩祔葬于某親之某方預期穿壙敢告

作灰隔 用灰六分沙一分土三分築實二尺度中可容棺四圍各七八寸許再砌磚椁旁用炭屑以防樹根每見吾鄉掘壙過深或至丈餘名爲宮井夫井深則水聚上復疊石爲壙容水皆乘虛而入毋怪乎十發九泉

也衛家遂用以愚人令其遷葬自謂法眼噫亦過矣故
古人多用土堆不作井圍不施重石庶免此患不可不
察

造墳禁步一品九十步每品減十步七品以下不得過
三十步庶民九步皆從墳心數起封土爲塚一品高一
丈八尺每品減二尺七品以下不得過六尺

穿壙之制

墓誌用石二片一爲蓋刻云某朝某官某公之墓一爲
底刻云某諱某字某縣人某祖考妣生卒年月男女婚
嫁具載二石字面相向以鐵束而埋之務近石碑令人
易見以防發掘男人有官者碑誌竝用無官止用誌婦
人無尚銘統于夫之義也如先歿另葬及夫葬後祔葬
者兩用亦可

碑式一品螭首二品麒麟三品天祿辟邪爲碑蓋不用
龜趺四品至七品皆圓首方趺高狹長短皆有尺寸石
人石馬石虎石羊螯柱等件悉照品級

碑誌之式

先期告靈以某日奉柩葬于某山告畢四稽顙遂以告
親友之當會葬者用報帖墓誌傳送其不報而來者事
竣補之三日辭祖出告反面之義也主人告柩代辭
詣祠堂跪告曰今以某日將舉某親之柩葬于某山子
某謹爲代辭四稽顙遂遷柩按古人旣歿殯于西階至

是出之故謂之出殯引柩辭祖畢遂遷于廳事今以引柩詣祠未便主人爲代辭不遷亦可祖奠今謂之堂祭以其遷于廳事也在發引前一日用牲饌盛儀致奠祝曰永遷之禮靈辰不留今奉柩車式遵祖道告畢次早別奠亦如之此二奠不妨照常豐盛以明日發引只有今夕人之歿別奠此爲甚耳但不可用樂如用樂以祭或祭畢宴客則不如不祭也世俗富室多于是日誇張華麗如前所云者號明出殯乃于黎明潛令人引柩而出孝子居內室僞爲不知旋覺而追及之爲涕泣不忍捨狀謂之偷喪嗚呼人子生離歿別之際忍以其親如此自示盾欺人乎欺天乎自欺而已古禮不明狃于流俗而不知變此斷斷不可從者雖違衆不顧也

別奠富在黎明引柩就舉婦女退避主人親視上下四旁復奠告曰痛惟某親奄棄某人茲奉靈柩特伸安厝某處之原丹旒旣舉昭告惟寅輻車載道勿怖勿驚遂

啟行

啟期祖奠

方相 周禮方相氏大夫四目士二目爲魃頭道冠衣裳朱執戈導柩先行今以紙代之謂之開路神香亭 近用輓章懸于亭中

明器 刻木爲車馬僕從侍女各執奉養之物如生存

而小今以紙代之明器者謂神明之器也各照品級四五品者五六十事

神亭 所以置重于中而行既虞而埋重于墓出雜記雲黻娶 用木爲筐如扇式方廣二尺高二尺二寸兩角高二寸衣以白布柄長五尺雲娶用紫色画爲雲氣黻娶用青黑二色画爲卍形記曰大夫黻娶雲娶二士畫娶二黻娶惟諸侯用之

銘旌 絳帛粉書男子稱官稱字婦人書其夫官名姓氏初喪時設于柩左今出之耳

功布 用細布二幅爲之如酒帘長三尺柄長五尺御柩而行使昇者視之備路之高低也

大輦 有新式舊式出家禮

竹格 即材罩加大輦之上以覆棺者如路遠多備油單雨具

布幃 用布五疋聯爲一以竹八根繩綴之八人執以行圍婦女于中令人不見也

以上諸儀依次陳設導柩而行主人以下男女皆哭步從宗族親朋設幄道旁駐柩而奠祇用香燭至親用香亭輓章或鼓樂導送亦可其道遠者主人拜辭便歸不辭者先待于墓所主人行途中遇哀則哭 行喪之儀

先設靈幄于墓前喪儀至次以陳列柩至奉重置靈座
 主人以下就位哭男子居幄之外婦人居幄之內賓朋
 各拜辭主人謝畢各散歸惟服親內戚在焉今世俗用
 果盒不知何出宜于報葬時懇辭之

祠土地 請賓如營兆禮告祝畢

題主 用栗木作主粉塗其面如舊式先書就執事者
 設棹于靈前之左南向置筆硯硃墨于上置盥盆帨巾
 于傍題主者盥洗畢出主題就主人四稽顙謝奉主置
 靈座預置一匣安主畢即收重入匣中置主後讀祝曰
 維年月日哀子某敢昭告于顯考某官府君形歸窀穸

神返室堂神主既成伏惟尊靈舍舊從新是憑是依尙
 饗主人以下皆四稽顙

乃窆 主人先設奠哭拜畢遂下棺輟哭審視整柩衣
 鋪銘旌他物不可入壙乃實土而漸築之實以三和土
 炭屑如四旁一樣加于其土主人復于壙前哭而四稽
 顙築時用捶須輕勿令震動柩中工倍初築自然堅實
 鋪一層三和土務加一層楊桃籐汁久而益堅務須如
 法此古人不修墓之由也

反哭 奉神主升車重匣置主後主喪者或子孫自抱
 之望門而哭執事者先設位于故處不用幃比至奉主

安靈仍置重匣于主後主人四稽顙設奠祝曰痛惟尊靈奄忽棄捐既安厝于某處敬奉神主歸于靈筵朝夕奉祀罔敢弗虔伏惟靈聽俯鑒中情謹告夫主人必親視成墳反哭疑恐太遲按禮若墓遠者是日日中卽行虞祭于墓所似主人反哭亦不必速也及下棺

初虞 葬之日日中而虞設靈座用牲出主參神行三獻禮讀祝曰維年月日哀子某敢昭告于顯考某官府妣某

君日月不居奄及初虞夙興夜處哀慕不寧謹以潔牲粢盛庶品哀薦裕事尙饗侑食辭神徹饌焚帛如家禮祭畢取重率執事埋于墓所

再虞 禮與初虞同改祝文初虞爲再虞裕事爲虞事必至家行之

三虞 禮同改祝文再虞爲三虞虞事爲成事

卒哭 凡居喪朝夕之間哀至則哭此後哀至不哭故此祭名卒哭祝文同前改爲卒哭是日也以吉祭易凶祭明日而祔遂遷主于祠設祭如常 虞祭卒哭

放生潭記

趙吉士

大鄣麗萬山之中漸水帶於前溯流而上者危湍激浪
 勢若驚雷其平流而淡菁者漚而為潭然亦時有變遷
 焉若萬歲山之放生潭則自有印石始也山去邑五里
 許綿亘率律一方之地脉藉以奠安其若蹲若踞于道
 左者則為獅山文昌閣據其上松籟際天棟雲映日尤
 稱偉觀焉丁亥季夏念一日獅山之椒忽崩一石於澗
 中震厲之聲聞於遠邇其高濶約徑丈餘形類印然父
 老扶筇往觀咸嘖嘖稱異曰此印浮水面之祥也因名
 曰印石維時水勢南趨石之傍齟齬沮洳耳無何而水

環石下不逾時石僅露其頂渟泓宕漾渌且不測自此
乃有潭之稱矣年來巨魚驟集洋洋石畔如適樂郊父
老益嘖嘖稱異因相與謀曰羣鱗方依以爲生顧令網
罟之藥毒之多方恣捕之非以遂物性也且水之利溥
矣何在不足以展其業乃必於樂生之地而肆其虔劉
焉公禁之議於是乎起矣然猶慮人心之不協也詢諸
通都之人通都之人曰是宜禁徵諸邑中之紳士邑中
之紳士曰是宜禁則聞諸郡邑之大夫郡邑之大夫亦
曰是宜禁然後知好生之心有同然蓋亦山川之靈有
以啓其機也因念忽有石忽有潭又忽有魚此造物適
然之生機當爲造物留之如領取未潭未魚之先殺念
從何而萌亦可以惻然動翻然返矣况更煩諸當事之
鯁鯁然顧慮也哉因題其上曰放生潭屬余記其事以
其家於潭之上云

古城山放生潭後記

趙吉士

予所居海陽舊墅有古城山北距松蘿山三十餘里漸
 溪繞其南下通三浙唐初越國公汪華保障六州常治
 兵此山之上故名古城頂有公祠亭閣錯列松柏鬱蔥
 俯仰溪流如遊鏡中癸巳夏午山忽崩巨石瀦溪為潭
 潭窈而水滢遊魚聚焉予少讀書于錢塘之西湖往來
 六橋三竺間孤山之陽盧舍菴之隈有放生潭明神宗
 時內臣盧某之所置也遊人過此每以餽飪食物類投
 之則群魚競出擲波噴沫奮鬣以爭食有大至三四尺
 者予心樂之後既得是潭亦名之曰放生潭築蘭若干

上招住僧禁網釣於是潭上下數里圍圍者洋洋者俱以是潭爲歸而里之人與四方往來者咸投食與魚爲戲亦如孤山盧舍菴之放生潭焉予有記載入邑乘滇黔亂作東南蠢動郡中諸不逞素不善予所爲者遂揭竿掠邑并騷古城盡取潭魚而食之且曰趙某今尚能禁我輩之網釣否嗚呼吾里自國初以來生聚休養者幾三十年一旦而與魚俱爛悲夫賊旣恨予戕予家尤甚先大夫同子姪輩俱被擒入巢幾不免爲俎上肉又何有乎是潭於是潭之魚哉治亂循環衰極必盛自甲寅迄今復十有八年邑里旣漸復舊觀潭之魚亦日漸

滋長顧予則已頽然老矣遯跡山庄追憶往事念倚仗之無常慨生生之不易輒爲此記命兒景從立石潭側以望後之人永久保之毋使莊子臨濠梁而獨羨也

放生潭者創置于家大人迄今垂四十載不特爲古城巖增闢一勝境亦將於沙石風波之內變苦海而現極樂乃甲寅之亂復逢竭澤之禍豈所謂殺運未除雖鱗族之微亦不能免耶今固漸復舊觀然盛衰無常家大人有愍于中敘而記焉以告後之君子予小子敬跋數語立碑潭側辛未冬日出繼男景從百拜跋

三

重建海陽橋記

趙吉士

天下之害莫大于水而利亦然顧去其害則利自興非
 二事也昔禹治洪水降丘宅土之後禹貢起而聲教訖
 不特納穗納秸已也凡九州之內筐篚玉帛瑯玕羽毛
 齒革之珍無不泛河浮海而至故曰害去而利即興也
 獨吾郡盤錯萬山中高而四下川澤建瓴十日不雨即
 涸五日雨則驚濤跳沫平地數丈懷山而襄陵但求去
 其害而已害即去而沙石之餘土毛無幾南浙舟楫沂
 重灘而至者仍等于登天其亦何利之有距縣治東北
 二十餘里有山曰梢雲一名瑯源洪塢水出焉南流二

十餘里經長汀而至舊市滙于古城巖山前東注于屯溪出浦口合流而爲新安江由錢塘入海舊市古海陽邑址余家聚族村居昔爲市今爲墅矣人民車馬往來之孔道石梁跨焉先曾祖光祿公因其圯而修之五十餘年矣今漸歛損雖長不踰十仞然當川谷泛溢往往梁上雪浪數尺以垂圯之橋而禦稽天之溜行者與居者交苦之余惟春秋列國橋梁不治道客卽以卜其危里有善人猶能出資以濟渡況余從大夫後若一任頽頽非但行人怨懟先曾祖當亦恫然泉下矣因捐金命姪道洋聚石鳩工董其事始于康熙二十八年四月其秋告竣凡石以丈計者若干灰以石計者若干用工凡幾爲日百幾十日爲洞者三石欄崇而厚橋址堅且固計亦足支百年夫是橋之成亦第爲居者行者去墊溺厲揭之害而往來者負擔輿馬者日以千百計已去險而卽之安雖有大小亦曷嘗害去而利不存哉橋旣成偶爲之記非以自標百年之後庶里之君子或能繼余之功以無隳余之念爾

重脩儒學記

汪晉徵

昔魯僖公脩復頰宮周天子命史臣克作爲詩歌以寵嘉之今魯頌所載思樂泮水是也匪以其君國子民知所先務乎哉方今郡縣皆有學而華弊整廢所至異觀者何與豈不在乎其人與守令賢必孜孜以興起教化爲先而鼎新學校以震曜士庶之耳目否則有聽其弊且廢而已矣故學校之崇替懸於守令之賢否而觀守令者亦卽於學校而觀之理之自然也休寧有學自宋始厥後卜遷增置歲時勞蹟具載邑志及前人碑記中高明完美實爲江南鄉校稱首然入

國朝而曠不葺者數十年於茲矣廖侯始至觀學旣成禮而循行周視焉則木有腐者折者脫而落者瓦有破者缺者墻有危者圯者有圯其半與全者石有損者泐者室有鞠爲茂草者慨然嘆曰余蒞茲土而學校之弗葺將何以爲政於是首捐俸六十金爲同官及士夫倡又爲文以告邑之人邑人胥勸焉然後召工計直厥費不貲侯始聞而驚旣而思曰是特浮費多實費少耳吾擇人以司之去浮而歸諸實其必有濟是役也入與出舉得因緣爲私以耗吾財非出入皆得其人不可於諸生中擇賢且能者曰金生諱蘭俾司其入擇吏之廉謹善

綜理者曰金嘉蟄命司其出又擇鄉賓中之老成練達者四人曰金士伸程堯德李啓元黃志說彼此相度互相監督凡邑人之輸助者以四鄉爲斷東鄉所輸張生諱斌主之其西吳生諱炳垣主之汪生紫滄主北胡生諱璉主南絲粟之入必登諸籍轉以授吏吏度材省工晝夜不怠材無委棄工無墮遊所費未及計直之半而木之腐折瓦之破牆之危石之損者易之其脫落者缺者圯且泐者補之室之鞠爲茂草者復之旣而丹青黝聖宮墻煥然蓋至余以假歸而吾邑之學巍巍峩峩視昔有加矣今者守令能留意學校者固難而如侯之知

人善任費半而功倍者不尤僅見也哉侯閩將樂名家也三試禮部連不得志於有司發憤投檄來宰是邦牛刃割雞惟以興起教化移風易俗爲務又見吾邑人輕生健訟名富實貧故其爲政也絕苞苴禁圖抵清編審可書之善不一而足而鼎新學校尤吾侯之所殫精而致神者今又廣學舍延名宿具餼率凡貧而無師者飲食教誨如親子弟蓋將以震耀士庶之耳目而漸格其心而吾邑之錮於夙習者可勿舍舊而新是圖也歟若夫學之有益于人卽吾邑前人碑記中言之甚悉奚事贅說哉惟是余嘗載筆玉堂義得導揚盛美附於曩者史克之作而因以風吾邑之人故不辭而記之侯諱騰燧號蓮山八閩名魁由中翰改今職學博倪諱田玉方諱會祐貳尹單諱之倫典史王諱屏是皆助侯而有功於學者例當牽連得書故余亦不得而畧也

還古書院祀朱文公議

汪晉徵

書院祀先賢所以正道脉而定所宗也今天下所共讀者何書朱子書也朱子所闡明者何書孔聖書也故欲明孔聖之道者必尊朱而後邪說不得作欲行孔聖之道者必尊朱而後進德脩業始有序此天下古今之學人所當遵守而勿失凡講學之區皆當祀朱子以定道脉之大宗也况我新安爲朱子桑梓之邦紫陽爲朱子不忘之地尤當奉祀而不可緩乎前代盛時六邑各有講壇迄今綦蕪已久惟郡中紫陽與吾休還古兩書院會講不輟顧紫陽會講必釋菜朱子而還古釋菜則缺

焉豈以紫陽爲朱子專祠而還古無祠遂缺之耶或曰
還古旣奉孔子矣尊孔卽所以尊朱也予曰不然天下
無有尊朱而不尊孔者容有尊孔而不尊朱者矣今之
學者必尊朱而後見其真尊孔也孔子集列聖之大成
朱子集諸儒之大成還古旣奉孔子則當奉朱子以配
之孔子爲萬世不祧之祖朱子爲萬世不遷之大宗其
於尊師明道之典豈不更隆重矣乎或有謂還古有先
哲祠祀宋元明諸儒自程文簡以下十一人皆休產也
如陳定宇倪道川朱楓林汪仁峯諸先生皆私淑朱子
者此亦尊朱之意也予曰本邑私淑朱子之先哲旣皆

得祀而本郡所生集大成之朱子反不得祀可乎哉况
吾輩同生朱子之鄉講朱子之學而不祀朱子於書院
於心安否此前人未行之缺典後學所當補行而無疑
第思當年之所以未祀者其故可長太息耳萬曆間天
下學者皆宗陽明詆誣朱子邪說盛行學脈大亂卽倡
建書院石林祝公亦惑於姚江之說而滿堂論辨本體
工夫無非陽儒陰釋之旨夫誰肯祀朱子以定其宗乎
雖有二三同志篤信朱子嚴辨王學之非而朱子之祀
則未遑及也今幸正學昌明功令嚴飭天下翕然知
王學之類禪而以孔子之道惟朱子得其正傳之萬世

而無弊則自今以往歸仁堂上躋朱子以配孔子誠確乎不可易矣於是吳徽仲施虹玉汪晦叔金伊人諸子皆以爲然卽於康熙壬申秋會敬立朱子神主於至聖先師孔子之側行釋菜禮請邑侯蓮山廖公主祭以定之而陪祭及執事會講者百餘人莫不雍雍肅肅以爲自建書院以來至今百有一年而此禮始行真是貞下起元祭畢講學三日頗有躍躍興起之勢焉予喜祀典之大定而還古之振興也遂爲之議以告同志云

嚴禁濫舉鄉賓約

倪田玉

蓋聞政先更老爰申敬長之誠禮尚齒年實重乞言之義奉煌煌之鉅範表赫赫之芳型苟其慮梁鵠之貽譏寧效周禮三公孤輔有缺若其聽續貂之骨濫幾同漢勅大將一醉無餘慨自古禮云遙時風罕邁良法美意本欲紹先典於二三積弊滋奸反至困斯民于千百不過一鄉之耆耆何勞八綱以珍求乃冠裳豈乏乎嘉賓而旌帛偏驚乎肥遯奈鄉村畏于入市愚魯樂於偷閒不羨榮名惟思隱退遂令城狐社鼠巧爲亥豕杯蛇假徵聘之鸞章爲追呼之虎券甲方營脫乙懼輪該比戶

皆在網羅之列此纔出戶彼又臨門填街莫非採訪之車或曰惟不才可倖免無難剝膚而自首其辜若云苟越境卽相忘寧可拂衣而不安其室本爲光前裕後之令望視爲破家蕩產之奇災曾聞鳩杖有榮乃畏逢碩鼠靡室靡家勞百堵而悲鴻雁正欲鶴齡無算然危若棲烏道周道左感三星而咏牂羊濫觴何其甚哉流毒亦云極矣欲杜旁搜之積弊當成畫一之規條計安垂白之衰翁惟慎判花之從事甫開 憲檄卽聚群謨譽髦畢集于崇朝德齒定評於一旦山公啓事平時詳審于夾袋之中冰鑑知人頃刻表揚于珍席之上選舉必期純備敲推不掩瑕瑜毋寧缺而偶虛不可舉而失當細村僉謀以立決大書衢路以高標賓席惟三敦請無二寧令登于大廷者寥寥歎少莫教攬于山野者比比愁多庶幾一時三老足相三光免至四野二毛恒憂二黼田玉已將濫舉鄉賓之誠刻示通衢猶疑安輯野老之心未傳幽遠用申禁語廣勗同心誰無望于遐齡曷護持平矚壽鈍樸聽安于山谷高華樂步于朝堂情各有宐理難相強願篤老安之志用鋤奸脇之謀一有風聞同馳露草申報詳財之罪律昭光棍之誅信誓惟堅法懲不宥謹約

金佛山記

邵亮工

休之北有山焉徑路幽僻名不顯於諸山然自唐宋迄
今燈燼縷縷不絕相傳土人鋤地金氣騰躍而上故以
金佛名誌勝蹟也丙午春余偕汪李二子負笈習靜其
上離城至麓可十里許至巔復五里羊腸鳥道紆迴萬
狀俗有十八折之號巔之上平壤一方周遭二十畝古
刹二座丈六金身燦灼光明鼓鍾房舍具體而微周王
之轍跡不至謝公之屐齒不及殆以巖險保有其靜焉
山故多竹泉甘而土饒泉水以規引之出自二里外清
冽非常梅蕊繁花簇簇如錦雨後瀑聲徹夜疑若溪聲

山風撼木如波濤洶湧聞者心悸每當煙雨迷離雲嵐
布覆咫尺不相認識蓋風雨晦冥無所不宜而最著者
莫如月之夜清虛相照星辰仰面可捫廣寒仙子知違
我不遠也寺僧三人性朴魯而率真貝葉時翻禪關不
坐荷鋤秉耒力耕自供無頭陀掩飾態一可與也俗僧
多勸人齋余不能齋僧亦不以青蔬白腐相強凡盤盂
鐺釜率爲僕子所羶并無鄙嫌意二可與也僧本能飲
山高路遠醇醪常絕余或以壺觴相招卽率意顛倒不
嗜亦不却三可與也余性不耐讀開卷之餘或竟日閒
談僧每對坐松根諧語莊言娓娓不倦四可與也所可
自媿者山門傾頽徒侶淡薄欲隨緣佈施而空囊羞澁
雖名檀樾實無一文可予私異仰荷山靈得遂心力而
鍛羽泮加潛伏牖下勝蹟之興旺或有待而然哉卜居
僅三闕月雖四時之景變幻不常余蓋領畧而悉之矣

重建秋水亭記

金蘭

海陽邑治遼濶署東有地頃餘宋代邑侯葛文康公濬以淡池築以高臺臺之上有亭翼然四面環水標曰秋水亭西望白嶽北接松蘿亦縣署勝觀也有明邑侯唐公復更新之名曰印水嗣萬曆中邑侯丁公名曰鑿止魯公於池之東添設圓亭名曰東白前後命名不一要皆於義各有取也閱今百年亭臺披榭盡屬荒煙蔓草蓋由後之居是官者率以功名爲兢兢求一時之澄心滌慮而不可得其用志愈紛而居官愈苦故於簿書期會之外卒無有他及焉者我邑侯廖公於己巳春月

來蒞茲土以英敏之才豁達之衷明如止水皎如秋日
百廢具興衆美畢舉如修學宮復書院造橋梁培城垣
疏渠備倉尤其表表者也然皆本於心之無慾無慾則
神閒氣清安上全下有餘地焉錢穀刑名有餘力焉一
日偕貳尹單公閒遊茲所慨然興嘆曰一邑之民宰於
縣令縣治之休咎百姓隆替之徵也東方閒曠一望無
際不有亭臺聯絡其間何以固地脉而育元元哉前人
創造非無意也於是仍其故址圯者補卑者培擇吉鳩
工復建亭屋九間三層廻環窗櫺相接闕殿完密較勝
於昔名從其舊不忘所自且以自鏡也因之斬荆棘蕩

泥沙種荷插柳有河陽滿縣花之遺意焉夫人情喜於
落成而難於慮始是舉也 廖公不惜捐俸重建二父
母相土度材衆工并力偕作下令甫二月而卽告成功
良以平日憂樂同民故民皆鼓舞爭先子來恐後况非
侈登臨之樂事而爲閭邑子民圖利賴計耶昔歐陽文
忠公守滁建醉翁豐樂二亭蹟垂千古當日以文章發
爲經濟故事治而官不勞得以從容遊咏今我 公登
巴酉名魁起家中翰百里烹鮮恢恢乎迎刃而解官有
暇日民無繁促柳影荷風登四履於春臺實與文忠公
後先輝映矣異日

聖天子獎勵循卓不次內召其棠遺愛永垂不朽後之君子振衣風日拭目波紋觸景物而思往昔撫時序而動流連得無有感於斯亭而興起者余緬懷今昔不揣謏陋拜手而爲之記

重建陳定宇先生祠堂記

汪紫滄

以字行

蒼蒼者雲山耶泱泱者江水耶匹夫而峻節可師猶足以壽山川而享百世祀况毅然闡程朱之秘俾聖人之道皎皎於日星河嶽而功在萬世哉定宇先生生吾邑之藤溪後朱子文公五十有三載當是時學士分門立戶各逞奇附會羣起著述而朱子之說日以失真先生獨慨然發憤著四書發明書傳纂疏禮記集義等書餘數十萬言刊落其畔朱子者一軌于大中由是朱子之旨若月之翳于雲而復澈若泉溷于沙泥而復澄若鑪冶之鍛鍊夫兼金而光芒更燦此揭文安公稱爲豪傑

士篁墩程學士指爲文公世適良非虛也先生故宅在
藤溪山水間曩爲里人所據景泰中族孫彥威率先生
之五世孫洪白當事建以爲祠正德甲戌燬于盜先生
六世孫實僅以像免縣大夫王君復與其族興復之積
歲旣久先賢讀書講學之區所以歷世尸俎豆者又蕩
爲丘墟而不堪憑弔矣家京兆涵齋先生以理學世其
家當其由名詞林爲諫官也卽首以修復天下先賢祠
宇疏請而先生之祠頂焉蒙

俞旨命所在地方官修葺先生後裔咸翕然嚮義不欲重
煩縣官帑鳩工選地未朞年而祠復成嗚呼今之富貴

薰灼勲名隆赫而世之爲之建祠以奉之者非不丹碧
巍奐礙日凌雲乃未轉盼而荒烟蔓草矣又未轉盼而
荆榛狐兔矣物換星移誰復有過而問焉者而先生一
布衣沒旣久猶祠祀之屢廢屢興遙遙數百年迄于今
弗替何也蓋自鴻濛旣闢人類之長留于宇宙而不致
終絕者恃有聖人之道綱維其間聖人之道近不越庭
幃日用之常實蘊夫內聖外王之業人人可躬行實踐
以爲作聖希賢地楊墨佛老之餘自非我朱子接踵周
程以力爲表暴又非得先生羽翼朱子于雜學邪說紛
紜之日安能令三尺童子咸曉然得預聞聖人之教乎

休寧縣志 卷之七
余小子粗解章句時卽傾佩先生箋釋旣幸先生之近
出吾鄉兼喜先生之祠之復建更心折家京兆之羨墻
群賢而鉅典竟有以光份榆也寧先生一姓之榮施乎
哉因泛舟簾溪拜先生于新祠併爲之記其巔末云

重修遺教堂記

廖騰燧

古之賢者道全學備足以爲世師法四方之士隨其所
至莫不羸糧毀車群聚而請業焉于是仕于其土者則
爲之搆立書院或講堂以尊奉之其書院講堂或以地
名或以義名以地名者如濂溪白鹿鵝湖之類是也以
義名者如清容堂雪堂得賢堂之類是也亡論當時學
者得見其人得聞其教皆翕然興起至于今千百世而
後履其舊跡誦其遺書猶仰懷追慕而無已然則講學
之功其有裨于世豈尠哉自宋而元而明至于陽明先
生在東南講學爲極盛而今邈焉久矣無復繼者以此

知郡邑之書院講堂凡有志于斯道者所當共起而修復之况其子孫乎明初有楊先生季成者隱于板橋之麓少從倪道川吳元菴遊蓋有道者也先生潛心著述不求聞達意欲闡明先儒所未盡之言以誘掖後進所著有心遠天藻二集行世諸儒如趙汭朱升黃季倫汪克寬皆相友善明太祖定金陵朱升以學行薦廷試易對稱旨卽授本縣教諭凡諸士得先生所指授者皆有經行可稱一時士風爲之大振逮先生旣歿學者追思之就其生平講堂地立遺教祠以祀之焉歲久荒圯茲先生之裔孫表正等重復修葺更新而徵余文記之余聞之古語曰黼黻之美在于杼軸酒醴之美在于耒耜言有本也今觀楊氏子孫多彬彬好學有儒者風豈非遺教之漸摩者歟可謂知所本已故余樂爲之記

題咏

喜雨行

朱升 楓林

長風驅雲雲似墨倒海傾河來頃刻父老欣欣拜令君
令君說是天公力佐曹未離神廟裏祈禱靈通乃如此
但見爐煙起作雲那知心液蒸成雨高田梯級流天漿
窮原廣壑如陂塘明日入山取竹木早趁好日添囷倉
百姓莫忘得雨喜日祝令君壽千禩令君常持祈雨心
百里生靈望更淡君不見蔀屋年來轉焦苦勝似枯田
待甘雨

屏山樓

趙涉 子常

地近仙居日自長短墻時度竹風涼樓頭古樹禁秋雨
檻外危峰倒夕陽高榻坐聞金奏響小橋行近翠盤香
清談况復陪賢令始信他年未易忘

陪元帥汪侯遊嶺南龍潭

將軍功成不受官雅意乃在林泉間千巖萬壑兩芒屨
手携一劍驅黃班扶車嶺南幽絕處山奇水異誰躋攀
飛泉百丈瀉空洞下有老龍千歲蟠誅茅結屋俟歸隱
欲與神物全高閑曉尋林僧斲靈藥莫訪野老同杯盤
乘風踏月下山去一聲長嘯驚人寰卽今豺虎尚爲患
眼前咫尺勞師干請公上馬一指顧縛取賊奴歸解鞍

蒼生無危郡邑定却傍老龍來掛冠

黃清夫母夫人節詩

揭傒斯 文安

新安之水清且淡淡如見黃母心新安之山高烈烈
烈烈如見黃母節母也不幸早嫠居三十未有二十餘
六十餘載一日如子又能孝孫詩書慈母之德靡不宜
人歌不足國旌之母今已死歸何時新安之山可劖而
夷新安之水可陸而馳黃母之德不可思

縣門闢 效王建體

黃樞 子運

縣門曉闢何喧囂公事冗雜吏卒驕疲羸有口莫敢訴
長官怒發心火燒鞭笞累百不停手悲鳴酸叫干雲霄

仙寧縣志 卷之七
酉後忽如烏鳥散明朝依舊如今朝山中貧人莫知足
不聽此聲卽爲福

宿顏公山

去山一十五里近願遊未遂三十年秋風吹我凌絕頂
空翠與人湔俗綠半夜鳳笙吹素月終朝龍井起祥燿
不知萬劫今餘幾惟有雄文與世傳

有懷柳塘次韻

方岳 秋崖

手茨生草勘鈇黃楊柳當門水滿塘殘藁已隨楊柳盡
一方秋水自荒涼

蒯侯空復氣橫秋落魄江湖不見收雨急黃昏子規夜

柳塘春水爲誰愁

行休寧縣南山中

方回 虛谷

我非塵中人素心在塵外溪谷行人稀幽賞與心會原
疇芋苗肥嶺場杉木大女績男斧斤生理於此賴稻畦
無凶年山泉百道漑水滿石自春奇哉澗邊確惜我乏
寸工把茅不容蓋老矣徒空談惘惘發淡慨

憶休寧

程仲江

蘿山二月柳如絲夾道紅樓颺酒旗舟倚斷崖春賞足
鐘鳴小寺夜歸遲聞鶯俠少金丸落上馬嬌娥玉笛吹
此地風光三載客夢中猶記賞花時

題郵壁

劉泰

東風吹我過休寧，
軋軋肩輿路幾程。
山鳥有聲堪入聽，
野花無數不知名。
孤村荒落溪邊繞，
五嶺崎嶇樹杪行。
日暮郵亭暫安憩，
且將蘇息問蒼生。

石門巖

汪一麟

石洞嵌空石作門，
三巖古佛像猶存。
山僧一出不知處，
滿壁蒼苔帶露痕。

遊齊雲巖

吳訥克敏

雲破石門開，
青青煙樹來。
江東好山水，
天上出樓臺。
日月開丹竈，
風塵罷酒杯。
回看爭戰地，
疑是住蓬萊。

玉几山

孫思傑

竹籬茅舍傍溪幽，
正恐寒盟負白鷗。
軒冕有榮終有辱，
山林無樂亦無憂。
劍藏紫氣龍三尺，
絲釣寒潭月一鉤。
最是鷄鳴風雨夜，
幾多清夢五更頭。

五城

程明遠

五城人物昔繁華，
百室千今尚幾家。
露冷荒園淡枳棘，
風淒廢苑響蒹葭。
郵亭傍路連新堠，
官柳當門認舊衙。
獨立斜楊重感慨，
紛紛鳴噪屬群鴉。

平山堂

汪巽元
稱隱

西去休城十里餘，
肯堂新構故人居。
門扉曉白天平入，

何須更說維揚勝大好溪山照屋廬

雲峰

汪

獻

蓉峰

積雨新收秋更清故人相聚見深情時當霜降寒猶薄
步入雲溪月正明老去肯違交友分興來還共看山行
過橋犬吠人家近翠竹疎籬笑語聲

漫汶溪

汪

德

以名

一道清溪遠邑流幾人垂釣在磯頭波搖寒碧晴光動
山捲空青灝氣浮樵客衝煙過柳岸詩人乘月泛蘭舟
白鷗飛盡滄洲晚欸乃一聲天地秋

內翰橋

長橋跨碧若虹霓方柱曾經內翰題病涉向來愁遠邇
坦途今日任東西神工有術能鞭石守令何人懼潰隄
千載濟溱譏子產芳名誰與古人齊

斷石村

程

信

彥實

大星何日墜滄浪點破風前一鏡光野樾偶來幽磻側
古詩誰刻斷厓傍丹梯恐躡蒼苔滑雲碓時春白稻香
西望欲窮山盡處石人峯倚暮天長

題古城巖

鄒補之

衢州

依然雉堞故城基開創繇來自漢隋南北兩門餘舊日

休寧縣志 卷之七
黔黎百歲話當時循山澆澆陳公塌鑿石巖巖葛令碑
萬丈懸崖如削玉也應容我恣題詩

題古城巖

杜貫道

山陰

山環歛水故城存生齒間傳感舊恩百戰威名能動地
六州華柳自成村鳴鐘灼見開唐運撫劍幡然下石門
廟食如神豈多見鑿詩當與後人論

西山庵閒眺

汪若楫

作舟

一片西山景丹青畫不真林深雲障路菴靜月尋人松
葉不知臘梅花先得春箇中多秀處眺望不嫌頻

藏溪

吳基仲

一溪春水縐春風盡日崎嶇陡峭中記得年時三二月

杜鵑花吐幾山紅

題星洲寺

浣溪紗小詞

吳傲

益恭

十里青山沂碧流夕陽沙晚片帆收重重煙樹出層樓
人去人歸芳草渡鷗飛鷗沒白蘋洲碧梧翠竹未曾遊

過臨溪吳縣尹居

朱模

子範

路遠清溪數里餘木蘭門巷竹扶疎秋山紅逗霜前葉
宿土青添雨後蔬抱甕就鄰分野釀携竿隨水得溪魚
主人不解安幽佚猶道山中不可居

贈朱允升歸新安

陶安

學士

年年應召赴秦淮此會留連百日借王室大興新制作
客牕細語舊情懷未霜荷葉迎湖露初月梅花映雪齋
更爲相逢多勝事御溝垂柳拂春街

爲杜知縣題唐子華所作溪行圖 朱 同 大同

溪行足佳興草樹烟中稠天光蕩林莽石稜見長洲憶
昔越中行逸趣甘林丘豈謂靖節翁亦有彭澤遊府帖
日夜下催徵無時休邦本旣已寧民瘼誰當求感此發
長吟擊楫臨中流何當獻斯圖一解蒼生憂

訂錫山孫王廟

程敏政 克勤 篁墩

錫山有孫王廟相傳祀吳王孫權予竊疑權借
爲不應祀法當是權兄長沙王策蓋策受漢命
爲計逆將軍屢平群盜時曹操挾天子都許
將舉兵襲操還帝不幸爲伏矢所中而死則此
廟祀策當愈于祀權甚明予過錫山留詩一律
貽玩口孫氏之爲王族者異日當訂諸縣志用
祛土人
之惑云

廟食青山歲月長居人多未識孫王江東討逆功初著
許下迎鑾志莫償一代英雄存太史三分名節愧元方
何當訂入新圖志祀典分明重此鄉

齊雲巖

四山回合杳難窮翠錦屏開面而工巨石穿雲成戶牖
半厓飛雨作簾櫳地靈今古神先據境隔仙凡路可通
極目丹丘何處是巍巍樓閣倚天中

遊松蘿山

雙峽中分一逕通寶坊遙隔片雲東四時山色涵空翠
萬折泉聲瀉斷虹清愛竹孫穿凍雪靜聞松子落香風
登高兩屐吾方健携手無因得贊公

篁墩詩

倪岳

十畝新篁翠色屯依然還是舊家墩浮名豈惜隨時改
直節元知自古存一代清風重有主千年遺澤又生孫
已除蕪穢供遊樂不異晴洲斷石村

天泉書院

湛若水

甘泉

逍遙訪名山早晚到天泉天泉夫何如天一爲之源天
以一而清泉以一而靈物以一而主心以一而明明者
天之德三才同一極自德還自昭天然絕人力此泉君
自酌自酌還自得中味鮮能知人莫不飲食

解郡歸來

汪康謠

鶴嶼

山公方啓事嚴譴適其辰冷署辭孤鶴空囊愴國人浮
沉蕉鹿夢得失泡漚身蘿薜元吾事悠然自有真
延浦問津地滿江風雨辰忽驚迷鷁舫正恐泣鮫人九
死一生日千秋百世身當年懷諫草屈指幾人真

松蘿遲友人

松蘿山色好秋日更分明萬木如丹抹群峯似削成泉

流白石冷月到碧梧清只此稱佳麗何妨把臂行

重登松蘿山寺

古寺經過少重來此地難閣臨千嶂舊門掩一燈殘石
咽泉聲細風酣木葉丹應知今夜夢定共白雲寒

齊雲山謠

程時言 元默

齊雲鎮南天衆星共北極道途八肩摩方國梯航繼云
何胥乞靈底或貽伊戾聖德天聰明毫芒靡借替黍稷
聞非馨至誠惟孚契多福不知求悔萌迷早計親弛而
弗親祭非其所祭一陌云幾何百爲徼神惠試卽而家
傭若直寧能濟異類祇罔歆簪誣徒瀆制氓庶職斯愆
哲人胡寡慧蜉蝣託名區壘斷成實際閃赫電若雷薨
昏蟲與蚋暮夜門不開秋風戶疇閉無恤明咨彝無嚴
幽階厲福地豈愛河帝心恒不蔽戒慎無射思襍祥有
根蒂甲午萬曆年余七旬八歲積慮對辰闈長懷追盛
世爰附此貞珉以俟諸來裔

遊落石臺

夏雨金 韓雲

倚雲一座劈壺天空外松風奏管絃曲折尋危如線引
仰搭天梯俯入井老僧指點石從落半眠潭水半山脚
上可分樽兼待月坐來寒氣沁人骨主翁留客日云斜
未酌金罍先試茶須臾月影窺疎竹灑將綠雪封巖谷

休寧縣志 卷之七
撫罷還登浮磬園且行且止兩三翻非我愛山情獨僻
山靈許我具眼隻鵲尾爐薰沉麝香筵開玳瑁映溪光
溪光澹蕩烟四起化作寒江一帶水孰爲城市孰村郭
收入幽懷總丘壑酒闌人散興猶賒此身恍擬泛浮槎

對三姑五老諸峯

翁人龍 念吳

誰是丁士斧到此恣盛怒化工無有知爲三而爲五五
者多歷年鬢髮渾蒼古人盡畏肅嚴我轉覺媚嫵雲鬟
儼侍間三女粲可數巫峯愧十二尙爾戀雲雨老可轉
如嬰枯亦可稱姥悟此駕高風下眎目爲俯停驂歛鶴
翎孤身倚天柱

棲真道院

汪鼎和 公調

巍樓依北極信宿對山晴林木當窗脫寒雲傍晚生鐘
聲人未寐佛火曙猶明此地銷兵氣因風想帝城

步洞天

一自亂離後登觀興已刪偶緣偕勝侶信步叩元關木
葉迎人下山泉引石灣峰頭曾著述回首未躋攀

落石山亭

曹鼎望 冠五

亂山叢裡一亭閒靜數漁舟自往還忽見灘頭灘瀨鳥
雙雙飛過畫堂間

偕同人登落石臺

汪 錚 鐘如 楊齋

休寧縣志 卷之七
落石由來別一天雨餘登眺更超然亭臨孤嶼巒如畫
人到懸崖跡若仙月映樹枝添積翠風來水面助鳴弦
同人握手相歸去惟見城頭萬井煙

還古書院

講院崔巍樹典型林巒秀蔚擁層青三千遺迹存周禮
五百餘年見考亭問字卿雲騰細塵傳心明月到疎櫺
鵝湖鹿洞非分席太極流光共一星

舟過藤溪懷陳定宇先生

汪晉徵 符尹 涵齋

紫陽心法著新安自得先生緒未殘百世纂修成集解
一生行跡寄儒冠祠前明月舍溪樹舟畔輕風響急湍

梓里非遙勤仰止誰傳絕學嗣登壇

憫驅牛歌

牛產上江由羊棧大洪二嶺入新安于
適皖道上見賈人驅者不絕作歌憫之

四民職一業逐末未全非持錢覓贏餘途寬若九達何
必苦驅牛遠道勤鞭笞嗟彼大江北耕田歷歲時老矣
今無用遂復易銖鎰勞苦久無酬反殺以取資爾求何
不得徒然遂彼私行行千百里一步一鞭追每日行一
舍計程晦朔移登山陟層巘涉水輕淪漪草履頻穿易
汗流浹背隨云赴新安道到卽受刀椎自分爲畜物一
死安敢辭但念老而勞何故加刀錐且死卽應死安用
久驅馳嗟哉牛何罪思之爾慙慙相彼鼓屠者子孫漸

見稀爾實驅之來其罪更倍蕪爾旣用錢易何不改其
迷差哉牛可念勸爾慎莫爲

望白嶽

天際諸峯湧鍾靈此一方山川供翰墨童叟走祈禳嶺
上雲飛海松間月透床神遊孤絕處怪石比琳瑯
憶昔讀書處曼然在一峯衆山羅秀特萬籟比笙鏞自
縮風塵累漸疎泉石踪何時成小隱石室叩高蹤

集里中紳士來青書院釋奠朱文公禮成

千秋道塞異端鳴賴有儒宗集大成著述弘多開後學
精微淡造法先生衣冠楚楚瞻依切進止雍雍俎豆誠

勝事猶存期永久年年春色照人明

巖山前登眺

趙吉士

天羽
伯夫

宿靄捲晴空松飈沁心耳石門隔塵氛谷聲追杖履白
浪翻長汀蒼翠擁舊市魴鯉振采鱗溪光疊羅綺雲幔
覆霞城儼然新壁壘小小丘壑奇矚覽時徙倚迴景嵐
烟沉天白翔陽紫

叢蘿夾路淡清聲砭俗耳伸脚絕束鞅誰度彭澤履急
溜激高春稔稱成小市古塔摩曾穹半空散霞綺石溪
勢迴縈列岫排軍壘苔蘚繡荒臯翠屏恣攀倚虛煙出
水南暝色變蒼紫

銷夏齊雲山嶽半山房

穿林陟丹崖蒼翠滴人袖夾路響清湍幽篁暗白晝雲
癡助石頑泉咽添松瘦引領望天門濃綠接烟岫嶺畔
嘯孫登時聞鎮天奏

梁邑侯平賊歌

黃雲企

了望
瑞符

梁侯家本鉅鹿客文擅經綸武騎射三年飛鳥向山城
花影琴聲滿阡陌民已衽席身抱冰陰雨時時謹籌策
不謂陽和布氣餘猶有飢鷹伏草澤侯聞一怒投袂起
卸枚疾走叩賊壘劍映霜華旌拂雲弓彎月影箭流水
觸體擲處血模糊其餘束縛容緩死凱歌聲聞軍伍驚

談笑功成誰得比庶幾渤海與朝歌鯨鯢掃盡冰無波
盤錯不難牛犢化解散猶煩歲月多豈若我侯一舉定
萑苻迹絕無么魔欲銘侯功何所似青青白嶽勢巍巍

登白岳宿榔梅菴蘭谷山房

汪

楫

舟次
悔齋

入山驚暮雨開戶喜朝晴日自峰頭下雲從澗底生綠
陰冬尚滿碧瓦夜常明何處傳天籟鐘聲出帝城

玄帝
殿有

額曰雲
裏帝城

香爐峰

奇峰真拔地一縷正當門天近無棲鳥籐枯有掛猿白
雲浮暮靄紫氣擁朝暎鐵屋何年構風雷萬古存

白岳天門歌

誰將修月斧劈此摩雲石石開雲散崩崖懸欲墮不墮
五千尺絕壑初來日月光猛虎驚迴風雨夕洞傍飛瀑
出重檐人過不使衣裳沾晴空滴盡老蛟淚雨後幻作
蒼龍髯學語小兒作解事碧落遙掛珍珠簾我來山中
歲欲暮時向天門踏雲路直須老此莫教還君不見留
客遮門老楠樹

天門楠樹歌

天門楠樹真瑰奇天矯蹲伏龍虎姿行人入山未見樹
橫空已有陰紛披異種應爲鬼神護老榦偏受雷霆欺
火輪墜天石壁紫三年兩度搜蛟螭黃冠瞪目救不得
手撞鐘鼓口啞伊飛鸞召鶴事恍惚造化若使巫爲醫
苔蘚駁落轉光澤癩痕皴裂成蒼皮身遭困折終不屈
柔條橫入青松枝我聞此樹江南止一本培植灌溉知
何時獨立天門結光怪似恐戶牖爲人窺嗚呼盤根錯
節天知之永與白岳同興衰

過紫玉屏小憩紫霄巖下

經丘復尋壑高下無畦町削平萬仞峰張出紫玉屏屏
開天地曠日射光熒熒傍有紫霄巖可以駐雲輶鐘魚
一朝歇鶴馭無復經虎跡上玉殿蛛絲罥竦檯蜿蜒百

尺床俗呼龍床猶餘龍涎腥雲中嬰兒啼屈蠖始一醒我欲
勸羽流於此存黃庭掉頭不我應真若鐘與莛縹緲人
境外終古留空青

桃花澗

一名桃源俗稱洞天福地嘉隆間有數百歲人
居此坐臥一石床無姓名不立文字人第稱為
邈邈仙云後化去人從
峨眉山來云常見之

我眉人不返惟有石床存大隱無文字虛名聚子孫
衣埋虎跡蠟屐入苔痕何必桃花水千山翠繞門

五老峰

畏陟三姑險還尋五老峰匡廬經歲別此地故人逢坐

對應終日行吟傍古松只愁風雨集樹樹欲成龍

秋水亭

廖騰烽

蓮山

撥閒行藥署齋東廢圃頽垣一徑通池水失光難漾綠
籬花罨蔓不成紅認爲我宅啞徐子笑復茲亭讓葛公
只有叢陰消受得坐來披拂引清風
不張琴席不敲枰一鶴無糧買未成浸假雲山生野興
頗蒔花藥助詩情浮沉應任官評薄束縛真愁吏案櫻
猶憶故人貽撲滿差能自信過孫卿

白嶽

一氣鴻濛萬壑淡遙探白嶽指峯岑漸捫石闕天光逼

屢折松門洞勢陰溪澗下滄懸瀑雨樓臺高做礙雲林
幾時剷却延狂客搔首長空一放吟

遊落石臺次雁堂韻三首

領畧溪邊意從君一解顏神慚澤雉王心謝水鷗閒共
坐石頭石行登山上山人生思宴息此地可忘還
勞吏寧無興各山况不偏三年分一日兩邑合群賢雅
度醇如酒清言瀉似泉流連情未慙貪得幾回眠
分道徵名部娛賓顧曲工瑟猶調趙女舞似走巴童璇
浦雲裁葉金樞月掛弓更乘餘興劇徙倚晚涼中

五日清風潭泛舟

懶性原非治邑才溪行聊具一樽開東西面觴邀賓坐
里社龍舟應節來解暑但浮寒水果辟邪須泛午時杯
好看父老同行樂車蓋還教緩緩回

遊落石

孫勳
子未

落石天成景高臺自昔名虛中情可見損上意誰明日
下山光歛風過酒力輕登臨無限思延佇月華生

栢山

程端德
午公

憐秋方山戶策杖此山遊悟到清虛樂方知色相浮石
巖堪作室麋鹿自爲儔謝却人間事凭高構一樓

宿齊雲道院

石壇松老半欹根夜待歸雲不掩門萬慮脩然從此寂
獨留鐘磬伴晨昏

龍窩泉

姚夔

馬蹄蹀躞湧珠波傳說先皇攬轡過聖澤助人成韻事
相將活火試松蘿

同胞四孝友詩

為汪紫滄汪晨四次割股療父汪日昇汪日昇割股斷指療兄作

黃壯猷 亨卿

君家昆季世相知割股療親老病時只道父躬猶矍鑠
誰云子骨遂支離難兄觸目頻揮淚兩弟傷心共碎肌
聖代卽今崇孝友竚看旌典下彤墀

落石

倪田玉 度如

臺落浮波面巖空露石顏天工偏闢巧人事且偷閑此
卽昉溪水何須問政山村烟彌四望直當採風還

尊經閣

金莖賜露玉繩低登眺還怡取月梯白雪調高天可問
清風霜峻李無蹊數來煙火千村合望去桑麻萬壑齊
極目民膏勤獻納循良早應玉屏題

汶溪

方會祐 受斯

煙雨空濛蕩小舟嚶嚶鳥語喜相求榴花紅映春風面
艾葉青懸舊酒樓兩槳波紋迴塔影滿溪金鼓趁龍游

體寒到此方能熱夾道笙歌擁唱酬

落石臺

貪得秋光一日綠臺高爽氣接青天
煙迷晚樹連城白菊散疎籬帶水
鮮坐落影招今夜月看山日送順
風船持螯遍插茱萸酒悵望田間
獨黯然

驚心天欲落柱石倚雲偏飲水逢
廉令清風仰大賢高低苔抱砌遠
近樹臨泉靈幻生來異媧皇亦醉
眠

由望仙亭至天門

吳瞻泰 東巖

憑虛緣鳥道百折入天門眼底濤
聲沸雲邊杖影尊崖懸苔滿逕松
老石為根自此窺金闕乾坤一竇
存

玉屏峰絕頂

一望群巒失披襟風怒號雲龍都
在下海日到來高閱險發孤興長
歌徹九臯上方塵已隔天問首頻
搔

洞天福地謁邈邈仙

程瑞禴 孚夏

雲擁層巒衆壑偏蒼苔有跡臥神
仙滄桑幾變唯衣衲甲子頻逢不
紀年洞口交梨清帶雪巖前古栢
翠于煙夕陽嶺上松風起疑是吹
笙向碧天

鳳山

汪紫滄 以字行

千載依然喚鳳山高飛鳳鳥幾時
還步窮草斷雲連處身在青圍綠
繞間堞沒荒煙迷世代溪喧明月
聞潺湲

傷哉夜讀人何在一度臨風一慘顏

石橋巖

縹緲飛空現石梁
台州今日在吾鄉
行從五色雲邊過
影逼九重天際長
螺髻美人當鏡坐
螭碑殘篆逐煙荒
我來豈為尋書院
要放真泉萬古香

賦得白嶽飛雲

金蘭 晚芳

白嶽麗中天群峯拱北極
其足與雲齊日月相虧蔽
曉氣開冥冥晨光歛翼翼
白雲何處來須臾四充塞
瀟漫亘天關周匝滿地域
但覺身世浮茫然萬慮息
俄而晴霽處雲根孤飛特
恍疑人馭雲恰是膚寸得
隱約白煙開漸次見山崩
一縷白煙飛飛後煙如織
信知山川奇頓令山川匿
晴光浮太空依然蒼翠色

落石臺

陳日浴 越山

嶮崿谿衿擁石叢
列為屏障折為宮
俯而可坐長離立
怒若將飛半插空
嘯輒行來臺以上
醉當眠去水之中
紛紛應笑頰磨勒
不識君堪對語同

壬申九日方受斯廣文招同姚東膠暨伍相如廖

維思維高集落石臺

陳日浴 越山

广坎巖嵌碧水偏扶衰
上下曲攀綠或浮若砥
欹而直有時如門小者
卷逢節訪尋初紀地得
朋歌咏合編年

仙寧縣志 卷之七
黃花未就貪萸酒一望銜城帶暮烟

齊雲巖

陳日浴 越山

幽探白嶽訪仙壇羸老蹒跚躋險難負氣爭奇非一狀
凌雲槩日直千盤陽岡聳削金光矗陰洞冥鴻黛色寒
更指石橋長在望無由飛度路漫漫

獨聳峯

陳日浴 越山

石龕斗絕俯巖扃數墮還登路杳冥折入軒窓隨洞勢
旋開場圃就山形雲歎遠浪空中激天注飛泉原上滄
虛想朝昏多景色一麻不爲客筇停

由白嶽登獨聳峯同妹婿伍相如暨維第維思維

高諸弟

廖長齡 維庚

白嶽包衆峯嵌空多異狀石扇霞莊開翠屏鷗路抗獅
蹲復象伏搏攫屹相向香爐突中峙香煙時飄颺蒼蔚
入峭蒨合沓氣如絳淙淙瀑雨落晴天卷白虹思與盧
敖期少日獨曳杖觀閣在連幃羽士氣如瘴駕言舍之
去仄徑恣尋訪斗僻凌獨聳屢墮而復上俄焉雲波興
冥濛天海漲奇情增勝愜直與太虛曠幸挈二三子適
來得心養一息萬卷收一日十年當逝將謝塵事長此
寄微尚

白嶽

廖長齡 維庚

川光嵐翠帶遙天
縹緲來登白嶽巔
千疊洞扉嵌怪石
百重乳竇噴飛泉
近尋未盡幽情愜
淡入應多異境偏
芝草幾時方可掇
青谿曾已擬遊仙

癸酉登落石臺

廖長齡 維庚

七十二名山
山山定奇曠
落石無遠名
石扇開閬習
見如平常翻
昧精靈狀兀
坐水中臺清
冷匝相向天
地爲我宅巖
崖作屏帳白
月滿空林烟
際渺難望萬
籟寂無聲胸
次爲一放輕
風度石橋碧
影落清况登
臨喜結物外
遊山光澹遠
天如秋我聞
米顛愛石如
愛寶焉得瀉
袖來裝此石
丘

登落石臺步韻

方士芷 沅士

久客無所適
登茲心目曠
悠然石臺上
何必入蓬閬
峯巒爭嶽嶽
歷歷分奇狀
遊儵乍出沒
水禽鳴相向
雜坐臥溪色
烟雲生屏帳
高下好亭臺
遠近隨騁望
幽趣頗自得
行歌聊一放
蹉跎歲月過
幾遂此閑况
春山春水供
春遊松風謾
謾涼如秋不
知造物自何
處特驅風雷
一夕安排此
石丘

金雞峯

吳啟元 青霞

重樓容獨上天
界絕塵氛一榻
懸峯雨千松
落曉雲寒濤
無歲月清夜
見聲聞白社
誰招隱幽尋
自不群

休寧縣志卷之八

通考

機祥

古蹟

書目

丘墓

寺觀

仙釋

佚事

廖騰烽曰八志因也非創也蓋舊志發凡起例其

傳久矣中間節目頗有所更定而大綱不敢易焉
 重改作也余讀通考而嘆士之拘牽常見者抑何
 陋哉休一邑耳妖祥之變畸人術士之奇可喜可
 愕此與齊諧志性鑿空無事實者殊矣若夫錄滄
 桑之故蹟表王公賢哲之荒原吾知慕古君子過
 之必有歛歔而憑弔者用是仍列為志書第八不
 忍廢云

機祥

昔孔子作春秋記災異不關民歲者削不書夫無
 歲則民饑饉則思亂故政莫大於歲是以春秋水
 旱蚤蟊螟大書累書上以儆戒人君下以叮嚀民牧
 欲其思患預備使民無失所天也若夫珍禽瑞草
 為物類之變有之於民無增無之於民何損曷足
 志休雖一邑志耳咸取法乎春秋

唐元和三年秋旱饑

龍紀元年大水

方輿寺
蕩去

宋景佑間產芝

曹矩登進士贈父汝弼為殿中丞焚黃
之夕芝產塋上郡聞于朝詔表其里曰

孝芝鄉曰忠
孝坊日旌孝

大觀三年春瑞竹 在孝子夏依母墓一本自十節以上岐為二幹又開雙頭芍藥一枝

政和改元又於其本復生一枝見凌唐佐雙應堂記

隆興甲申紫雲繞汭溪 經日不散是日少師程秘生因號曰紫雲溪

淳熙七年大旱 民饑流淮郡者萬餘

慶元六年大水 漂廬害稼

嘉定四年辛未秋產異粟形如龍鳳令蓋鈞獻於京

端平乙未產芝 在吳輔居室三秀九莖

元大德六年亢旱 秋收十折其八民流徙者不可勝計

明永樂辛丑蝶異 時有蝶大如純扇飛止人家忽變惟鳥散集鄉村

永樂十四年旱 今賀天順禱雨于東山

天順元年產瑞麥 渭橋田間麥一莖四穗者一本一莖兩者四十五本知縣黃謙呈

送本府知府孫遇函進以聞

正統十年夏旱 今虞安禱雨于東山

成化十七年樹妖 遮源有檀樹作人語近聽之則聲在樹巔人或以惡語加之亦以惡

語應自呼為檀官人謂能作禍福人畏之不敢犯越三年伐之乃止

弘治元年旱 今張鐸禱雨于古城巖

弘治八年產瑞蓮 在縣治東秋水亭有蓮生一本三莖

正德三年夏四月淫雨害麥秋隕霜殺黍

正德八年火災頻見 縣市尤甚

正德十年秋九月火災起鼓樓延燎陰陽醫學總舖縣署旌善申明亭察院外門及民居三百餘家

正德十三年火災縣市延燒三百餘家

正德十四年大旱斗米一錢二分

正德十五年大水東南鄉蕩壞田畝民廬不可勝計

嘉靖二年民饑斗米一錢五分

嘉靖三年大疫

嘉靖六年大水自吉陽溪而下田疇廬舍橋梁多衝毀溺死者無筭西市水深八尺

嘉靖九年有鶴百餘來棲齊雲山

嘉靖十八年大水南鄉尤甚

嘉靖二十年火災四鄉頻見

嘉靖二十三年旱饑

嘉靖二十四年亢旱大饑斗米二錢民食葛蕨既盡繼以身蒜樹皮流離餓殍

相望

嘉靖三十五年丙辰築城鑿隍之既日蝦蟇蝌蚪累為城狀首迎城自西北而南幾四里

嘉靖三十九年地震

嘉靖四十二年雨雹

隆慶六年邑饑多虎

萬曆二年邑東南鄉大風拔木大鳥來

萬曆三年榆村大風壞屋六月大旱令陳履步禱雨于齊雲

萬曆四年三月雨雹五月大水

萬曆六年冬十一月冰華成人物車馬草木狀

萬曆八年庚辰夏大水五月譙樓壞值更者死三人

萬曆九年辛巳春淫雨二月

萬曆十年壬午夏五月大水壞田園廬舍

萬曆十三年野獻白雉綠頂朱頰緇項紅趾身純白每一羽端有細黑文如畫稱

白賁云

萬曆十四年夏五月邑南鄉大水

萬曆十六年春大水夏旱饑米斗一錢六分道殍相望令丁應泰步禱於齊

雲山

萬曆十七年邑饑大疫

萬曆十八年虎晝入陽山寺土偶倒斃虎

萬曆二十年邑東鄉產芝三百本在林塘范氏祖塋

萬曆二十一年臨溪民一日殺五虎

萬曆二十三年春大雪途有僵死者秋冬旱池井涸

民汲溪水入市鬻之

萬曆二十七年大旱

萬曆三十一年點馬塘叠產瑞蓮邑令李題地靈吐秀在程俊樂善堂

萬曆三十三年大水邑令李喬岱虔禱霽秋旱復步禱于齊雲山雨隨注

萬曆三十四年夏六月邑庠敬一亭產並蒂蓮

萬曆三十五年夏六月朔大水蛟四出壞田禾三千餘畝壞城三千餘丈

西市水深六尺漂沒民舍不可數計

萬曆三十七年大風拔大木城南栢樹十數株產廿露白虹貫天二月

萬曆三十八年汉口虎入內室為二婦人扼殺

萬曆四十六年齊寧門城樓燬

天啓元年日暈兩傍有耳若月

崇禎九年大旱斗米二錢令正佐步行勸輸以賑

崇禎十年有嘉禾六穗

崇禎十二年大旱邑令歐陽步禱齊雲澍雨立應雨黃沙正月中旬日昏翳如霧屋室

積若塵土

崇禎十三年大水自四月至五月雨彌數旬大旱自六月至七月不雨

崇禎十四年大雪斗米四錢令朱統鈺募賑饑民正月

至未旬又深數尺道有凍死者二月中旬夏大火四月十九日邑東北延燒一千三百餘家譙樓燬

國朝

順治四年大荒斗米六錢東南鄉大風壞民廬舍

順治八年大水五月二十六日商山出蛟二十八條漂沒廬舍有龍繞民家一柱拜禱乃

飛去屋無恙

順治九年郡饑令張天成捐俸賑濟

順治十一年虎暴西鄉白晝群行

順治十二年五月大水西南城壞十三丈六月又壞

十五丈張令修復

順治十三年麥晝花

江南麥花晝夜放江北麥花晝晝放今年晝行花語云天下治

地氣自北而南

康熙二年慧星見

康熙七年六月地震

康熙九年冬大雪深數尺有凍死者

康熙十一年六月東南鄉大風拔木壞廬舍

康熙十九年虎暴東南鄉

康熙三十年旱

邑令廖力禱即雨雨不出境人以爲異

康熙三十一年旱

邑令廖徒走三十里登齊雲巖虔禱次日雨降僅及五里以內廖復

辭謝同禱者獨發九願自禱雨徧四境

古蹟

學者博稽經史古今政治之大既詳考之矣而志古之士往往悲歌慷慨興懷往昔思古人而不見或睹其遺踪誌其一物以寄憑弔亦情所不容已也孟浩然登峴山詩曰江山留勝跡我輩復登臨歐陽脩記其亭曰石蓋有時而磨滅何其纏綿悱惻若是歟豈非以遺碣猶存叔子之賢如見耶吾休固士大夫文物之林也豈可泯然不志使後世感古之士嘆無聞哉

新安道院

在縣治東令祝禹圭建朱文公記見紀述今為真武堂

石羊圩 在縣東數十步即吳王楊行密疑塚州刺史陶雅奉遺命所作相傳有翁仲石羊夾道令王聯以訛言毀去

太平樓 在萬歲山驛南
真意亭 在縣右令葛勝仲建

故城門 有六東迎春在淳化巷首西忠孝在惠政橋南班政在古樓巷首北松蘿在鶴山巷北東南教寧西南美俗古域並存

凌待制故宅 在教寧門南忠臣唐佐居此今小巷曰凌家巷
雲巖神像 慶曆中雷雨崖傾廟毀神像歸然獨存後雨於石西為獨聳巖頂有池水石室德祐丙子里人作寨避兵朽穀今有存者

斷石 在縣西南三里有懸崖絕壁墜巨石如臺狀治平中令呂大防書斷石二字于上今為落石臺祥符

經載兩舟泊此一祭一否
神夜隕石碎不祭者舟

先卦石 在古城山麓淳熙中縣令鄒補之勸農于此摩崖大字隸書先卦于上

寧國等路權茶提舉司 在縣譙樓前正街

良安驛 卽宋萬歲驛在縣前街之西南明為稅課局崇禎八年令王佐改為海陽書院十四年大火燬

城紳衿捐資鳩造
仍以海陽書院名

五畬驛 在縣南二十五里

皇華驛 在縣南二十九里舊名憇賢驛

南五嶺巡檢司 在二十九都五城

白際嶺巡檢司 在十九都臨溪村心

石樞古寺 在芳干有簾蘿十餘丈附羅漢松二株大十圍奇古特甚又有香泉出陽源山拘四時不

木亭縣志 卷之八 古蹟

絕香列
異常

梅花初月樓 在廻溪朱學士升建
明太祖御書以賜

勅書樓 朱侍郎
四座在楓林園
顏建有

勅書樓 程宗伯
建在縣前街
敏政

聖泉 在蘇田葉巖下向傳明高皇訪汪院判時馬蹄所
觸出也甘馨可掬清鑑鬚眉里人日汲不竭作石

屋鼻之鑄日龍
窩碑記其事

遺愛亭 在率口士民公為晉
新安太守程元譚建

甘泉亭 在率口宋時造程
禎明程銘重建

書目

歐陽子感文章之士譬之草木樂華之飄風鳥獸
好音之遇耳夫以歐公之文猶有是言况其他乎
然後世著書雖或不盡可傳當其殫力研精亦必
幾經歲月積一生而後成大抵皆有志者顧使之
與草木鳥獸同泯滅君子之所惜也漢藝文志唐
四庫書于今百不存一二矣猶知某某之有某書
者尚賴篇目之存也况休寧先賢諸著述於理學
經濟又多所發明者哉

周易解義 十卷

周易集解 六卷以上俱
凌唐佐撰

周易解

金安節撰

易原

易老通言

尚書譜

禹貢圖論

毛詩辨

演繁露

攷古編

雍錄

北邊備對

以上程大昌撰

陰符元機

朱安國撰

太極圖說解

近思錄注

增廣性理字訓

以上程若庸著

方壺集

柳塘汪莘著

綴庵先生講義

性理字訓集義

以上金若洙撰

大學口義

吳浩撰

服膺錄

曹注撰

弘齋先生講義

四書發明

書傳纂疏

禮記集義

淡衣說

增廣通異

以上陳櫟撰

三經考正

程明著

歷代帝王傳授圖說

四書輯釋

以上倪士毅撰

中庸講義

程逢午撰

潮說

夏小正辨

閏月定四時成歲考

以上吳觀萬撰

性理問答

吳彬編

春秋屬辭

春秋集傳

左氏傳補註

春秋師說

以上趙汾撰

五經四書旁註

孝經小學旁註

小四書

小學名數

葬書內外雜傳

刑統賦解

以上朱升撰

紫峰家訓

畜德錄

紫陽道脉錄

以上汪尚和著

周易集

程汝器撰

寒松閣集

學錄詹初著

陳道守集

陳慶勉著

通鑑綱目凡例考異

金居敬撰

茅堂詩集

程令說著

道統源流

以下金德珙編

程朱氏錄

小四書音釋

野趣集

楊公遠撰

小學字訓註

陳櫟撰

皇明文衡

心經附註

弗齋集

陳宜孫著

野航集

吳禮著

白沙行稿

朱模著

尚友齋集

余鏞著

道一編

宋紀受終考

瀛賢奏對

以上程敏政撰

正學辨

汪循撰

海寧集

曹汝弼撰

金忠肅公文集

查待制文字

程文簡公文集

竹洲集

吳儼撰

鳳山集

吳天驥撰

李頓集

汪雄圖撰

蘭畹斐作

夏遠才撰

姚江集

汪正心撰

六經疑義

四書疑義

格齋雜集

以上程永奇撰

程正惠公文集

默齋集

朱權撰

洛水集

程秘撰

漫翁集

陳尚文撰

新安文統

程自強撰

白雲集

吳撰

定宇陳先生集

道川倪先生集

東山趙先生集

楓林朱先生集

覆瓿稿

朱同撰

新安志

十卷朱同撰

新安文粹

卷十五

皇明正音

俱蕪大撰

節義集

吳仲成輯

新安文輯

金德玆撰

小學集解

知縣陳寓編

新安文獻志

卷一百

篁墩文集

以上程敏政撰

汪氏淵源錄

汪正心撰以上俱見舊志

休寧縣舊志

楚辭集註

讀史辨疑

以上張旭著

性理三書圖解

本學訓導韓萬鍾著

星官筆記

中星圖說

以上程廷策著

周禮註述

易爻原意

以上金瑤著

練江山人集

程瞳著

古今詩刪

白雪樓詩

煙霞外史

程纘洛著

大鄣山人稿

吳瑞穀詩集

以上吳子玉著

詞賦雜著

七十卷詹景鳳著

青藜閣紀集

史漢詮

以上程一枝著

需沙詩稿

八蜀詩紀

以上范涑著

天真師說

黃金色著

通鑑會要

胡宥著

齊雲山志

魯令同丁惟愷編輯

歷代帝王曆祚考 吳繼安著

觀風奏議

孔廟禮樂考 以上金忠士著

四書衷旨

易經衷旨 以上汪士魁著

大易宗旨

中庸旨說 俱程智著

三注鈔商權 趙完璧著

書傳刪補

蒙漪園集

閩讞紀 俱汪康誥著

奕藪 蘓亦瞻著

金太史文集 金聲著

小學闡義

讀書錄發明 俱汪鼎和著

人鏡陽秋 汪廷訥撰

地圖綜要 吳學儼朱紹本撰

本草備要

醫方集解

靈素類纂 俱訥菴汪昂著

夔下語 四卷

孝經本則 一卷

小兒語 一卷以上張復撰

紫陽書院會籍 汪佑撰

蘓韓文允 張胆撰

四書緒言 孫瑯著

范子龙言

朱子語錄述要 俱范涑著

萬青閣集 趙吉士著

五子近思錄 汪佑訂補

丘墓

古者墓不墳禮無墓祭後世始重墓吾休為甚嘗
 歷千百年祭掃不衰要皆其子若孫事也志者一
 邑之公志之何也曰為賢者志也人之賢者或德
 在人心或功被當世其人已沒其事猶存故為之
 識其墓使過而拜者曰此某公之藏也有追思感
 嘆流連不忍去者矣故凡丘墓之志所以為賢也
 苟非賢者不得濫登斯志矣

孫王墓

在十六都審口孫王山山上有廟相
 傳孫討逆策葬此程太史克勤有詩

吳左臺少微墓

在休城西門
 外石舌山

程南節墓 在縣東南

程巖將杭墓 在臨溪東密巖下

鬲山陳府君墓 在鬲山

宣歙觀察使范傳正墓 在十八都下庄

刺史夏元康墓 在一都夏家場

敕封吳國慈懿夫人墓 在范家墩女封貞烈三娘墓在左

金紫光祿大夫金順夫人吳氏墓 在十七都汪塘西

歙州團練使朱廷傑墓 在蜈蚣嶺天佑間佐陶雅克婺分鎮休寧為侍郎晞顏始祖

尚書查文徽墓 在五都黃江

余殿院琳墓 在五都貴源

參知政事蘇易簡墓 在溪口漁梁

蘇太守壽墓 在二十四都隱塘

汪處士接公墓 在東門外金字園為西門汪氏始祖

歙州教授邵文肇墓 在縣南班政門外元學士虞集題寓賢碑明邑令張試為樹墓道

查職方拱之墓 在縣北街

石榔程府君墓 在會里

邵評事韶墓 在班政門外

洪少師中孚墓 在黃石

凌待制唐佐墓 在班政門外西園

贈通議大夫金裕墓 在一都侑山

木亭系志 卷之八 丘墓

封太淑人朱氏墓 金忠肅母 在葆真山

金忠肅公墓 在葆真山左

程團練全墓 在禾敘球場

汪柳塘墓 在二十五都溪口

程正惠公祖母夫人墓 在朱源

主學徐世昌墓 在瑤瑯山

朱侍郎晞顏墓 在楓林園

金野仙墓 在陽山

黃寺丞何墓 在二十都溪口

楊進士偉墓 在十都社屋充

勅賜風月處士范啓墓 在博村

金司農丞葵墓 在瑞溪水路嶺

朱惠州權墓 在首村西山

邑丞范進榮墓 在五都後塘山

程端明秘墓 在二十都萬松山其麓為海棠洞公宦成宴遊地也卒葬此山

金直閣文剛墓 在陽村

朱制叅惟肖墓 在北門葉家巷

程主簿洙墓 在二十四都高場

王採訪銘墓 在七都松嶺

汪公立信墓 在下坦公六世祖遷此子孫世居之制敕告身今具存又軍前與邑西門族玉軒手

書囑以善護持其宅墓發人汪佐錫跋之公後寓六安而一統志載為六安人

金知府文侑墓 戰死賜葬陽山麓因名知府山上有枯栢近百年入嘉靖初以次復榮

陳弗齋先生墓 在二十五都會里

陳定宇先生墓 在陳里

倪道川先生墓 在赤丘改葬縣南黃坑

判官汪稱隱墓 在楓林園

李提舉端墓 在東山

程吉甫墓 襄毅公祖在水橋圩

學士朱楓林先生墓 在漢口後改葬詹田

趙東山先生墓 在八都漁坑

邑令朱珍公墓 在藍干里

吳夫人墓 在西村菴山之麓為戶部侍郎金檀二妻

提舉邵全公墓 在陽山頂

邑令周公德成墓 在縣南誌

工部范平仲公墓 在漢口

兵部尚書程襄毅公墓 在三都水南村南山塘

禮部尚書程篁墩公墓 在縣東二里車田

處士吳天楚公墓 在方口大學士正治高祖墓土有松虬枝垂地如幄可容百人

高義處士金仲善公墓 在十七都

義官程宗遠公墓 在董干

木亭縣志 卷之八 丘墓

歙鄭師山先生墓 在廟山嶺

鄉賢汪鈞公墓 在十一都潘村

僑寓姜立綱墓 立綱溫州人奉詔為翰林諸生書大明一統志成拜中書舍人偶遊海陽愛其

風土欲家未果竟卒于閔川葉氏墓在隆阜前山

進士蘇烈墓 在二都三畝朱郡守蘇壽十傳孫學士程

明郡守高重修華表于通衢之右

節推金川公墓 在三都十畝舊市蟹形附孫教諭寵曾孫鄉賢約母墓

義士吳世騰墓 在由潭有成禮堂祠宇許學士國題日吳公阡

寺觀

天下寺觀之設今日不可謂非盛矣丹碧輝煌璇

題彩棟律以淫祠都歸可毀休自白嶽大雲外無

叢林棲真之宇不過丈室禪居蕭然林麓閣間有

以古刹名者大都仍六朝之舊而葺之祝釐常于

斯祈禱常于斯又安可盡廢哉且使愚俗之民或

過之而思敬或入之而思畏謂即聖人神道設教

之義烏乎不可

普滿禪寺 在忠孝鄉舊名報國禪院唐咸通六年建宋大中祥符元年敕改今名山門額日大雲山

建初寺 在忠孝鄉舊名崇法寺唐咸通九年建宋開寶九年敕賜今名元末兵燬明洪武三年重建

永慶寺

在二都

萬安寺

在三都唐名燒香院

脩善寺

在四都

翠微寺

在八都

黃岡寺

在六都

寶華寺

在十都

仁壽尼寺

在黎陽鄉

新屯寺

在黎陽鄉唐建

富昨寺

在二十一都今廢

方興寺

在方溪里唐貞觀十三年建龍紀元年為水所蕩咸通十四年從今地宋端平元年敕為叢林

齊祈寺

在廿一都唐建宋慶元乙卯徙夾山上

龍宮寺

在廿三都唐建

星洲寺

在廿七都唐建

嘉祥寺

唐基在邑南宋徙雲峯山

月溪寺

在廿七都唐建

雙門寺

在廿八都唐建

雲溪寺

在三十都

廣福寺

在三十都

礮口寺

在三十都宋建

普照寺

在三十都宋建

汪村古寺 在上溪口

金佛菴 在邑北十三里有古刹宋太平興國三年山巔放自毫光鑿之得金佛州守令里人祀之禱者

苦峻凡再遷咸平二年定今址

松蘿菴 在三都富源山先為富寺未淳祐五年建後廢徙今址西接松蘿明洪熙年有僧奉內旨修誦

天順間諭葬松蘿山即此巔因各旁有寄蘿菴太學生金楠建施僧任持

普滿塔菴 在三都

南山菴 在三都水南晉建

英山菴 在五都今廢

金龍菴 在六都玉辰山唐建

易山菴 在十七都唐建

靈應庵 在十八都

千秋寺 在隆阜唐建

等慈庵 在黃源宋建

玉樞庵 在江潭程秘建

審坑庵 在十六都唐金吾勳臣孫萬登建嘉靖十九年萬登後裔因爭奏明撫按行府給帖與孫氏收

作金吾勳祠庵廢萬曆間并祀都御史忠烈孫燧禮部劄付行府建更名勳烈祠

施水庵 在二十都

大備庵 在四都大備山

錦堂庵 在廿四都

瑤溪庵 在廿四都

西湧庵 在廿五都

福聚庵 在廿六都

全真庵 在廿六都

著先庵 在廿七都

三寶庵 在廿八都

全嶺庵 在廿九都

龍潭庵 在三十都

海雲庵 在三十都

西竺庵 在場田善士金齊建

陽山院 在一都陽村唐建

圓通庵 在三十都

竹溪庵 在三十都

仁王院 在三都

石橋院 在十二都履仁鄉唐建

密多院 在履仁鄉

慈氏院 在二都水橋十

吳山院 在龍源唐建

內翰祠 在漢口

寶林祠 在廿四都

竺梵堂 在縣東百餘步

廣慧堂 在接官亭後

靈山堂 在縣西

歸一堂 在陽山頂

萬壽堂 在縣南

慶明堂 在縣東十三里

興福堂 在四都

心田堂 在縣北五里

感應堂 在八都金剛山

明心堂 在漢口

善慶堂 在縣西六里

普明堂 在縣東二十里隱充

普慧堂 在易村

正覺堂 在十都

恒山堂 在十九都宋程秘建

清淨禪林 在南門外明萬曆己亥年建嗣僧一慈重造

冷雲庵 在南門外明天啓甲子僧飯道募建今康熙癸卯重建準提閣

毘盧閣 在建初寺正殿後千佛樓故址明崇禎癸酉寺戒僧法達募建

護國禪林 在下汶溪僧一齋有戒行明熹廟賜紫衣惠藩題今額

淨土庵 在三都新塘

大士閣 在霞瀛水口

木亭系志

寺觀

十三

古雲巖 在八都石形如半月覆其上
前土屏上有杉木懸掛天燈

普潤庵 在蘿寧門外
僧曉空募建

文峯塔天乙庵 俱汶溪

青蓮舍 在三都金竹紅山

塔嶺寺 在十二都宋高僧建塔于此
因名後僧性宗重建

古觀音庵 在十二都霓湖
僧如善重建

圓通庵 在石羊干

元天太素宮 在縣西三十里齊雲巖嘉靖庚子賜今額丁巳敕建

三清殿 在太素宮東南舊名齊雲觀
嘉靖丁巳年敕建賜額

崇壽觀 舊在縣西三里名白鶴觀
徙救寧門外葆真山

著存觀 在縣西五十里
進士程純祖記

常清宮 在江潭

南山道院 在會里

忠孝道院 在商山

仙釋

二氏之學盛於魏晉其精者竊吾儒大易中庸之旨下此則近於妄誕鬼恠吾謂自古已有之巢父許由諸高士卽今之所謂二氏也然多出於名山大谷如終南嵩少峩眉諸處吾休有齊雲靈谷之奇是以昭回邈邈之屬出焉以其絕類離群誠有足志者不然如今之黃冠袈裟之屬動以百千計佛宮道院爲藏奸地將誅之不勝何足道哉

南唐

何令通

賜號紫霞袁州宜春人爲南唐國師精堪輿家說顯德中以言牛頭山不利謫休寧居何場續

從芙蓉峯禮昭禪師為師改名慕真一坐四十年
然大悟宋天禧三年己未十月十八日里中士江文
宋輩往見之慕真肅入正席跌坐忽然火從心出自
燒頃刻而化其徒收舍利為塔以葬凡徽人家葬地
之善者多為何國師所孿姪
彦德孫彬相隱皆其後也

宋

金野仙

名良之字彥隆峽東人兩浙提刑受之子以蔭
為奉新尉一旦狂肆以病去官自是祖跣垢汚

動旬月不食然貌常克悅夜臥往往有光樞密朱樸
以謫來一見則曰是八百仙中之一也直以金丹動
盪故有此態度耳晚節多採大黃食之棲止無常處
常曰使吾為物外仙難矣若塵中仙人拔生度死可
庶幾也我當以八月死幸母焚我淳熙元年八月十
二日夜半起坐揮扇而逝葬城陽山立壇其上後有
自蜀見之者為携家書歸或謂之尸解云同郡有士
人朱南一瀟灑閑逸至老不娶野仙詩贈之有云寄
語月溪朱隱士他年同賞水仙花野仙沒二紀南一
下世士友率葬正在野仙墓後時水仙花正開初趙

師夔為郡日聞野仙前知強邀至郡齋索詩立成云
王侯門戶懶開顏斗酒千錢一笑問無雪可欺青檜
老有天難管自雲閑丹霄作客曾騎鶴紫府為家不
買山京口相逢又相別隻琴孤劍幾時還趙欲以斗
酒千錢與之已知之矣一日郡喜雪開宴野仙曳杖
直造侯命坐索詩出填字韻賦云昨夜嫦娥弄玉織
也應指月作花鈿為嫌梅影太清瘦幾片飛來疎處
填郡士張夢錫赴南宮贈以詩秧針刺水麥鋒齊漢
漠平沙白鷺飛盡道春光歸去也青香猶有野薔薇
夢錫省屢薦不第歸授徒外邑望牕外綠秧如針
白鷺飛過徘徊驚訝見籬間薔薇
正開悉如所言其前知類如此

曹原育

寄食歙邑之長春里凡數十年未嘗有求于人
破牕塵榻凝坐達旦或一臥輒六七日一旦以

衣物道具遍
散鄰里遂卒

甘露仙

良安鄉人葉里汪氏女自幼潔身奉道不嫁石

簿者至山見其遺鞋及得道遺跡至今四方禱
雨輒應旁有甘露井四時不竭人立庵祀之

雪山子

普滿寺僧名道茂號覺庵少時遇盛夏輒暮乞

求與道茂通法屬道茂不荅及道茂歸寂行月言彼

非坐滅乃其徒偽為之守使啟驗踏其腰股使伸伸

嗣漢

號昭回普滿寺僧戒行卓然為禪林所宗永樂七

一日沐浴跌坐索筆作偈書罷奄然而化遂相傳

邈邈仙

庵露宿門外日游城市溽暑衣破衲暴日中冬

則跣足踐霜雪塵垢遍體不事浣濯觸之無纖穢問

其姓名笑而不荅咸稱為邈邈仙云黃上舍國瑞號

無心道人築室齊雲半山中顏曰洞天福地居之日

惟一食或數日不食肩關寂坐遊屐登齊雲者輒往

佚事

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邑之所紀凡關乎國政

民風因革損益者既別類而彙詳之矣至夫四境

之內數百年以來或事出非常或物近怪異齊諧

稗史之所載遺民野老之傳聞剩事卮言雖在若

疑若信之間要亦志林所不廢也登之以為曲終

之雅奏

宋內翰卜徵

以川程內翰秘布衣時往杭都求牒漕試

著布卦批狀曰若遇會稽康仲穎定知名譽達朝

已內翰不曉所謂亟還應鄉舉行至近城三十里

康仲穎也對號入院秘大喜是年領鄉薦明年中

穎赴班改為省試官其卷又出本房仲
穎越上人仕至郎官郡守云出脞錄

寰宇紀異 五城村古有二大墳昔人有發之者鐵棺
厚二尺纜破則雷雨晦冥人懼乃止出寰

志字

河洲星石 在縣西三十里世傳星落
洲上化為石因各星洲

詩禮屈伸 邵世蕃教授肇仲子十歲能文以毛詩領
乾興壬戌鄉試第一明道二年革詩經不

入試世蕃罷歸隱弗仕以三禮授子詔舉慶
曆楊寘榜進士時年僅二十一仕至大理評

明璫溪記驗 朱學士允升微時為璫溪童蒙師累為人
言前定數多驗一日書駢語于水口亭上

日千年不動今日動千年不靜今日靜令諸童守
之毋令揭去過午山石隕于碓碣下璫溪父老異
之肅衣而叩允升卜休咎允升曰千年不動今日
動是為筆醮硯池貴從此起矣千年不靜今日靜
是為倉庫失陷富從此止矣是時璫
溪財富倏減而里金輝試為御史

康山遺忠 石田汪靖以材勇聞初參贊鄧院判愈累
著勞績從征偽漢死鄱湖之戰元爵萬戶

戍績御詩 吳牧為邑諸生以註誤戍金陵負才氣同
伍嫉之時高皇帝好吟咏每題殿壁紗籠

之常賦一七言律末後句未就牧續題云紅紫紛
紛沾雨露好將生意答東皇同伍候駕出寒帷上
見果訊為誰續朕詩左右以牧對召問大嘉賞翌
日命為紀善應制屢稱旨永樂初推工科給事中
久之入朝失笏自詫為不
祥尋毀其齒告老得放歸

民兵遠戍 洪武戊戌年詔良家子弟願從軍者賜免
事牌面我邑少年俱奮勇入籍初發新安

衛守城再調從沐國公征南遂世隸雲貴尺藉後
有起家武弁者若城南胡原奉以征東苗功世襲

貴州前衛百戶其一
徵也他尚不勝載云

石橋倡道 嘉靖中湛文簡來遊石橋邑人士翕然宗
之聚講至數百人劉吳劉顯朱家賓兄弟

其高足弟子也餘多虛往實歸兢助都講資
葺天泉書院文簡作詩勒石以傳詩見題咏

肖形尸祝

胡民部玠卒召史圖遺像遍邑屋且盡不能肖也會建安門生楊百朋奔弔傷其事

因揮筆維肖循良之效沒世乃見焉

鐵匠妻

祝令時鄉約書善者今逸其姓名籍貫鐵匠失怙恃先有聘妻弱冠歸之未子而病婦救療力竭度不起乃盡鬻篋篋具兩棺鉗鑿器具悉以屬夫弟夫終為殮畢遂自經弟並葬之里中為書之冊祝令題

以鐵中錚錚

百歲人瑞

洪方人汪讓與妻程氏俱百餘歲○上溪口人汪齊積善累德歷年百歲○水南人汪文實亦百歲俱建坊○閔口人孫鼎字元新孝友樸茂百歲有一尚善飯○邑前人何大緩字端甫同妻鄭氏俱九十餘歲

三世高壽

城南人徐卿字尚德善詩嘗客鳩茲捐貲成橋年九十七姪景順年九十六孫世大字本元年九十八徐氏世業醫故多仁壽輯有三壽作朋卷○宣仁里人王社興號南渠年九十六

長子曰實年八十六
次子曰時年九十

出兄斃獄

北村程真篤氣義兄權以塩筴註誤法當死真念權無子竟投獄出其兄既而自斃以代之

愚婦代夫

倫堂黃天秩妻程氏霞阜人天秩臥病四日姑少寬願先死以代夫及夕潛自經天秩夜半得大下病良已

孝童

王問禮率口人年十四母病篤割臂肉進輟愈居三年侍父歸自浙父溺禮沒入供濤中援竟出父自死族里傷之舉孝童○汪度年十五父病疫割股肉療之○金生麗蚤失怙恃年十六割臂肉煎湯為祖鉉療足瘡鉉前妻病劇于正賢年十七割股救甦○中街人金炳真年十五親疾黥禱

以身代忽見旛蓋來迎無疾死○流塘人詹鍾吉九歲割股救母撫案旌獎○西館人程猶嬰年十五痛母苦節病篤割左右股療焉○余世誥妻盧氏事孀姑割股和藥○邑前人劉正蘭母病割股

以事孀姑割股和藥○邑前人劉正蘭母病割股

以事孀姑割股和藥○邑前人劉正蘭母病割股

以進愈○西山人金世科字斗文割左股療母病割右股療父病父不痊更割足股立愈

受挫不校黃元耀約山人性溫厚常失夫已氏意闕其家閉門謝之夫已氏呼元耀名聽石破

爾屋不百不止也元耀曰諾家人忿甚耀戒之擲石者果滿百或問之曰昔人愛屋及鳥今不鳥而

毀屋此其人可知矣吾自尤之不暇而暇尤人乎人服其雅量

至誠感苗金鑠字文顯入粵為苗所執幽窖中絕食七日不死苗神而釋之歸年八十六始卒

聲徹殿陛梅林人戴則紳由監生為序班聲如洪鐘直徹九陛之下後外轉縣丞烈宗臨朝問

前日唱班人何在部臣立召之適鴻臚正卿缺特旨補職

國朝汪公顯聖順治丙戌大兵破徽州總督張天祿到善歸張竦然寤疑是關公比到嶺上入越國汪公

廟少憇膽神像即夢中所見者益大竦懼戒軍士不得焚殺及到郡一軍肅然立碑郡烏聊山汪王

廟記其事其白面者云是程忠壯及其神也南鄉隆阜汪王戲會最稱繁盛順治已亥唐士奇之

亂叛卒數千人至村口見有赤面騎馬者阻之遂不敢入故酬神益虔

化盜成孝康熙已巳延平廖侯來宰邑政成冰雪人號神君江潭有積竊素為鄉里患侯憫之

拘其黨諭以改行各鄉遂爾安枕未幾約里以刺股療母舉孝子詢其人即積竊也通邑驚歎謂其

與王彥方化盜牛人守劍一轍記此一以見侯化感之速一以見無人不可與之為善

侯化感之速一以見無人不可與之為善



